五禮通考

二百三十二之三

1.163
103

越後三浦宗
春君遺贈此
書以為其先
妣記念雜時
明治廿九年
六月三十日

12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三十二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參校
李本深總督漕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賓禮十三

相見禮

蕙田案王制述司徒之六禮相見居其一焉蓋先王重交際之禮必介紹以通其誠贄幣以厚其禮揖讓以致其敬以故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有交孚之德而無苟合之咎古人列朋友于五倫而相見之禮與冠昏喪祭並舉誠重之也儀禮士相見一篇雖主于士禮而大夫相見及士大夫見君侍食見先生君子諸儀皆連類及之茲復採曲禮少儀王藻諸

文裡其不備以存古相見之略云

儀禮士相見禮鄭目錄云士以職位相親始承摯相見之禮士相見于五禮屬賓禮

張氏爾岐曰據經初言士相見禮次言士見于大夫又次言大夫相見又次言士大夫見于君末及見尊長諸儀皆自士相見推之故以士相見名篇

十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注贄所執以至者君子見于所尊敬必執贄以將其厚意也士贄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雉必用死者為其不可生服也夏用腒備腐臭也左頭頭陽也無由達言久無因緣以自達也某子今所因緣之姓名也以命者稱述主人之意也疏周禮庖人夏行腒鱐鄭云腒乾雉鱐乾魚冬時雖死形體不異故存本名稱曰腒也某子謂紹介之姓名以命者言紹介之人稱述主人之辭意傳通孺悲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故須某子傳通孺悲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

張氏爾岐曰士與士相見之禮再請返再辭贄而後見賓初以贄見次請賓反見次主人復還贄見賓而禮成

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注有又也某子命某往見今吾子又自辱來序其意也走猶往也疏走取急往之意非走驟也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注命謂請吾子之就家主人對曰某不敢為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注不敢為儀言不敢外貌為威儀忠誠欲往也固如故也疏固為堅固堅固則如故賓對曰某不敢為儀固以請注言如固請終賜見也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贄敢辭贄注不得命者不得見許之命也走猶出也疏凡賓主相見唯此新升為士有贄又本不相識故有贄為重對重相見則無贄為輕是以辭之也賓對曰某不以贄不敢見注見于所尊敬而無贄嫌太簡疏此士相見唯是平敵相抗不問尊之大小惟以尊敬為先後故雖兩士亦須以贄相見是則太簡略也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注言不足習禮者不敢當其崇禮來見已賓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

張氏爾岐曰以上皆賓在門外擯者傳言以相往復

欽定義疏此士見于士之禮少儀所謂敵者也若以卑見尊則少儀云始見君子者辭曰某願聞名于將命者不得階主是也不曰願見而曰聞名不斥主人而言將命者皆視敵禮為加謙也然惟致辭異耳餘儀悉當與此同

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贄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疏)注右就右也左就左也受贄于庭既拜受送則出矣不受贄于堂下人君也凡門出則以西為右以東為左入則以東為右以西為左

蕙田案賓奉贄見主人為士相見第一節賓送贄訖而出其禮主於敬

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注)請見者為賓崇禮來相接以矜莊歡心未交也賓反見則燕矣下云凡燕見于君至凡侍坐于君子博記反見之燕義臣初見于君再拜奠贄而出(疏)注士冠禮賓士昏納采之等皆有禮賓享賓之事明此行禮主人留必不虛宜有歡燕故云則燕矣

欽定義疏注意益以燕為安和之義謂其主賓款洽從容笑語耳不謂燕飲之燕也賓不答拜者禮有終也

凡拜送皆無答拜之法

蕙田案賓反見主人為士相見第二節主人請見賓反見而退其禮主於和

主人復見之以其贄曰寡君使某見請還贄于將命者(注)復見之者禮尚往來也以其贄謂寡時所執來者也歸囊也將猶傳也傳命者謂擯相也既得見矣敢辭(注)謙其來答己人者據前為主人而言(疏)注言主人者上言主說也

張氏爾岐曰此下凡稱主人者即前賓稱賓者即前主人也

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贄於將命者(注)言不敢求見嫌褻主人不敢當也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注)固如故也賓對曰某不敢主人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贄於將命者(注)言不敢以聞又益不敢當以聞固以請於將命者(注)言不敢以聞謂不敢以還贄之事聞之主人但固請于將命者而已益自謙之辭

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注)許受之也異日則出迎同日則否賓奉贄入主人再拜送贄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賓還贄為士相見第三節

蕙田案主人復見賓再拜受其稱也

禮無不答取其稱也

又案以上士相見之禮

士見於大夫終辭其贄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注終辭其贄以將不親答也凡不答而受其贄惟君于臣耳大夫于士不出迎入一拜正禮也送再拜尊賓）

敖氏繼公曰士于大夫降等者也受贄而不答則疑于君答之則疑于敵使人還之則又疑于舊臣是以終辭之也一拜其辱亦于大門內之東為之

蕙田案以上士見大夫

若常為臣者則禮辭其贄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注禮辭一辭其贄而許也將不答而聽其以贄入有臣道也）賓入奠贄再拜主人答壹拜（注奠贄尊卑異）賓出使擯者還其贄於門外曰某也使某還贄（注還其贄者辟不親接也）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注辭君還其贄也）擯者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為儀也敢以請（注還贄者請使受之也）

朱子曰今案某也益主人之名

賓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注家臣稱私踐行也言某臣也不足以行賓客禮賓客所不答者不受贄）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為儀也固以請（注辭不得命）

請（注言使某尊君也或言命某傳言耳）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注受其贄而去之）

欽定義疏　嘗為臣而新升為公士如隨武子所舉筦庫之士是也舊嘗為臣而見也禮辭其贄則非始見也亦必以贄者以始為公臣而見也禮辭其贄則不辭其見矣若公叔文子之於僎則僎直為大夫矣其見于文子亦當與大夫之見于大夫者少異

蕙田案以上士嘗為臣者見于大夫

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四維之以索如執雉（注鴈取知時也飾之以布謂裁縫衣其身也維謂繫聯其足）

大夫言上大夫據三卿則此下是五大夫也二十七士與五大夫轉相副貳則三卿宜有六大夫而五者何休云司馬事省缺一大夫曲禮云飾羔鴈者以繢彼天子卿大夫非直以布上又畫之此諸侯卿大夫執贄直用布為飾無繢）

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於面左頭如麑執之（注上大夫卿也羔取其從帥群而不黨也面前也繫聯四足交出背上于胸前結之也如麑執之者秋獻麑有成禮如之或曰麑孤之贄也其禮蓋謂左

執前足右執後足（疏）御也者即三卿也庶人云秋行犢麝則獻當秋時也

薎田案以上大夫相見

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慝（注）下謂君所也慝猶促也促恭慤貌也其為恭士大夫一也

敖氏繼公曰至下謂當帶也曲禮曰凡奉者當心拘者當帶執摯當帶見至尊之禮也

盛氏世佐曰敖氏以當帶為執摯之法考曲禮之文謂物有宜奉持者有宜提摯者各因其宜而為高下之節不聞其以提者為恭于奉也執摯之法雖無明文以義推之當為奉不當為提何則羔雁等物于奉為便上文云左頭奉之是也敖說非是當從注說

庶人見于君不為容進退走（注）容謂趨翔

張氏爾岐曰庶人謂在官者府史胥徒是也其見于君不為趨翔之容進退惟疾走而已即曲禮云庶人僬僬

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答壹拜（注）言君答士大夫一拜則於庶人不答之庶人之摯

鶩（疏）君答一拜當作空首九拜中奇拜是也曲禮君于士不答拜此得與大夫同答一拜者新升為士故答拜或新使反也

薎田案以上士大夫庶人見于君

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摯曰寡君使某還摯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疏）賓不辭即受摯以君所不臣禮無受他臣摯法賓知此法不敢亢禮于他君故不辭即受之也臣無境外之交今得以摯見他邦君者謂他國之君來朝此國之臣因見之非特行也

薎田案以上他邦之人見于君

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注）辯猶正也君南面則臣見正北面君或時不然當正東面若正西面不得疑君所處邪嚮之此謂特見圖事非立賓主之燕也疑度之

張氏爾岐曰經本言士與士相見君見禮已備此下博言圖事進言侍坐侍食退辭稱謂諸儀法殆類記文體例矣註知此燕見是圖事非立賓主者以燕禮君在阼階以西面為正

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注）升見升堂見于君也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疏）此謂反燕及圖事之法若立賓主之燕則君阼階賓及主人升自西階燕禮所云是也

薎田案以上燕見于君

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注）凡言謂已為君言事也妥安安坐也傳言猶出言也若君問可對則對不待安坐也

張氏爾岐曰此下言進言之法凡進言惟承尊者之問而對則不待安坐苟非對也則必安坐而後出言註專指為君言似泥疏以妥為君安坐亦不可從

薎田案張氏之說較勝敖君善亦與張同而以妥為安和其志氣乃言不若仍用爾雅釋

詰文之的也

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注博陳燕見言語之儀也言使臣之禮也大人卿大夫也言事君者臣事君以忠也祥善也居官謂士以下）

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注始視面謹觀其顏色可傳言未也中視抱容其思之且為敬也卒視面察其納己言否也毋改謂傳言見答應之間當正容體以待之毋自變動為嫌解惰不虛心也衆謂諸卿大夫同在此者皆若是其視之儀無異也）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注子于父主孝不主敬所視廣也）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注不言則伺其行起而已）（疏已上皆據臣子與君父言語之時此據不言之時）

薦田案以上言視之法

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注君子謂卿大夫及國中賢者也志倦則欠體倦則伸問日晏近于久也具猶辦也改居謂白變動也）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注問夜問其時數也膳葷謂食之辛物蔥薤之屬食之以止睡）

薦田案以上侍坐於君子

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注君祭先飯示為君嘗食也此謂君與之禮食膳謂進庶羞既嘗庶羞則飲俟君之徧嘗也）（疏凡君將食必有膳宰進食嘗君前之食備火齊不得下文是也此文謂膳宰不在則侍食者自嘗白已前食既不嘗君前食則不正嘗食故云示也此君與臣小小禮食法非正禮食正禮食則公食大夫是也彼君前無食此君臣俱有食）

薦田案注食其祭食敖氏集說引作謂君祭食當從之

欽定義疏此經蓋為得賜食而非君所客者而言故不得祭若君所客則少儀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是也

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注將食猶進食謂膳宰也膳宰進食則臣不嘗食周禮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

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

君卒爵然後授虛爵（注受爵者于尊所至于授爵坐授人耳必俟君卒爵然後辭若欲其醼然）（疏此燕而君客之賜爵法若大燕飲禮則君卒爵而後飲案燕禮當無算爵後得君賜爵待君卒爵乃飲是也）退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臣不敢辭君遂出（注謂君若食之飲之而退也辭君興而不敢辭其降也）（疏對上不敢辭是士卑下比及門三辭（注下亦降也不敢辭降大夫臣中尊者故得辭降也）敖氏繼公曰大夫起而退則君興下階則君亦降及門則君送於此三節皆辭之故曰三辭）

大夫則辭退

蕙田案以上士大夫侍飲食于君

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注先生致仕者也異爵謂卿大夫也辭辭其自降而來走猶出也先見之者出先拜也曲禮曰主人敬賓則先拜賓）

張氏爾岐曰某無以見言無故不敢輕見也

蕙田案以上士大夫先生異爵者見于士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注謂擯贊者辭也不稱寡君不言寡君之某言姓名而已大夫卿士其使則皆曰寡君之某擅乃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之老）

張氏爾岐曰此經當有脫文註引檀弓亦多之老二字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與此經相發明謂非以君命而有事他國則擯辭不得稱曰寡君之某稱名而已若以君命出聘公士為擯下大夫則曰寡大夫上大夫則曰寡君之老

欽定義疏此經據玉藻釋之文義自明非以君命使句所謂大夫私事使也則不稱寡大夫句所謂私人擯則稱名也士一字為句所謂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擯也則曰寡君之老所謂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也

蕙田案以上自稱于他邦

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注不趨主慎也以進而益恭爲威儀耳）（疏案小行人合六幣玉馬皮圭璧帛皆稱幣下文別云執玉則此幣謂馬享幣及禽摯皆是不趨者不爲疾趨）踵（注惟舒者重玉器尤慎也武迹也舉前曳踵備躇跲也）（疏因執摯相見故兼言朝聘執玉之禮也）

朱子曰案注疏以舒字絶句陸佃曰容彌蹙同惟武

則舒然則讀武字絕句其說近是

蕙田案以上執幣玉之容

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

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國則曰市井之臣注宅者謂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周禮載師之職以宅田任近郊之地今文宅或為託刺猶剗除也

敖氏繼公曰士大夫謂見為臣者也宅者未仕而家居者也他國之人亦謂士大夫

盛氏世佐曰宅當從今文為託託寄也謂他國士大夫寄居其地而未仕者不曰外臣者既居其地不可復同于他國也不曰刺草之臣者以非土著之民且此相發明孟子之時士好遊故據託者之禮言之謂庶人正與國實未仕也鄭本從古文作宅誤

蕙田案以上自稱于君

劉氏敞士相見禮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摯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摯嗇諸侯玉卿羔大夫雁士雉嗇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取其從陽而不從陰也雁也者言進退知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為志諸侯以一度為志卿以有禮為志大夫以進退為志士以死節為志明乎志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摯者致志者也君之摯以事神臣之摯以養人唯君受摯者唯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摯不敢當養也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士相見之禮必依于介紹以言其不苟合者也必依於摯以言其道可親也苟而合惟小人無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不可踈也賓至而主人三辭見賓稱摯主人三辭摯所以致尊嚴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興於末者未之有也人苟悅而相若者末必爭苟

簡而相親者未必怨是故士相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邇於辱也所以使人慎其交而毋邇於禍也唯仕於君者召而往未仕而見於君者冠而莫摯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君雖召不往也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結者禮義而已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於國所誅者好利之人未有好利而其俗不亂者也無介而相見君以爲諂故諸侯大國九介次國七介小國五介陳氏師道曰宗周之制士見于大夫卿公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摯以効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爲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

以定名分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名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爲之摯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儐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盡故祭主於重婚主於迎賓主於摯故曰摯以効其情誠發于心而諭于身達于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摯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是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其分守順于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而亦有禮爲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爲防至矣及其晚世禮存而俗變猶自是而失身況於禮之亡乎自周之禮亡士知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既相循以爲常而史官又載其事故其

弊習而不自知也　又曰先王之制士不傳摯爲臣則不見于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于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防而爲士者世守焉

盛氏世佐曰交際之道情也有分焉情不洽則睽分不嚴則褻褻之害甚于睽其端兆于士林而其禍延于公卿大夫之際傾險者啟釁于睚眦甲鄙者失身于闒茸先王防其微必自士相見始是故將之以摯先之以介紹五請而後許一見而即退所以難其合也合之也難則其交必不濫合之也難則其交亦不易離然猶慮其尊嚴而未足以達賓主之情也故爲之燕以伸其欵曲焉燕不于始入而于反見者謂不可以干盛禮也云爾斯禮也降及戰國而廢不講矣唯孟子爲能守之以重其道故七篇之中三致意焉觀其答公孫丑不見諸侯之問而引曾子子路之言爲證則士之能抗節公卿者未有不於尋常交契中慎之也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微哉斯言非豫之六二有安靜堅確之德其孰能與于斯

禮記王制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

右儀禮士相見禮

蕙田案交際之禮古人所重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相見與冠昏喪祭並列今所存者特士相見一篇而已

少儀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于將命者不得階主敵者曰某固願見（注君子卿大夫若有異德者固如故也將猶奉之也重則云固將命傳辭出入階上進者言賓之辭不得指斥主人敵當也願見見于將命者謙也）（疏此論見君子之法記者謙退不敢自專制其儀而傳聞

舊說故曰聞也辭客之辭也某客名也再辭曰固聞名謂名得通達也將命謂傳辭出入通主客之言語也客實願見君子但願將命者聞之而已不云初辭若初辭則不云固惟云某願聞于將命者宜卑退不得進斥主人也敵者不謙故云願見于將命者因上已有故此略之固義亦同上

劉氏敞曰願聞名于將命者謂至于門外擯者請事答以辭不得階主述其崇德之意不敢由階升堂直見主人之謂也

方氏慤曰聞言所記之事非由于已見乃聞之于人爾君子者有位有德者之通稱也辭則表記所謂無辭不相見是矣將命者蓋將奉主人之命而傳之者也亦擯紹之類與論語言將命者出户是矣願見君子而曰願聞名于將命者以其尊而不可以遽見故先欲聞其名以其不可指斥主人升堂而與之亢禮故止言將命者而已不得階主蓋言不可指斥主人升堂而與之階也與之相敵故不必先聞其名直曰願見而已此陰殺之辨也

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瞽曰聞名（注罕希也希相見雖于敵將命者瞽無目也以無目辭不稱見者猶為尊主之辭如于君子也亟數也于君子則曰某願朝夕聞名于將命者于敵者則曰某願朝夕見于敵者皆云願聞名于將命者然敵者始來曰願見重來而疎翻曰聞名者亦奨之使不疎也或云始來禮隆故尊卑宜異重來禮殺故宜同也亟見謂數相見者瞽者其來不問見貴賤則並通云願聞于將命者）

陳氏澔曰罕見謂久不相見也亦曰願于將命者蓋疑疏濶之久未必主人肯見也

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注適之也曰某願比于將命者比猶比方俱給事童子曰某願聽事于將命者）

童子未成人不敢當相見之禮

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注喪憂戚無賓主之禮皆為執事來也）

陳氏旧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則公卿之喪司徒掌其事也故云某願聽役于司徒

請見不請退（注去止不敢自由見之禮既見去必由于尊者故不敢請退）

進燕遊曰歸（注禮竟主于家也）

蕙田案以上請見

曲禮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注下賓也敵者迎于大門外聘禮曰君迎賓于大門內）

也謂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二門每門讓于客自謙下敬于賓也

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注為猶敷也雖君亦然）

方請先入敷席者一則自謙不敢逆設席以招賢一則重慎宜更視之

然後出迎客客固辭（注又讓先入）

人肅客而入（注肅進也進客謂道之）

而右客入門而左（注右就其右左就其左）

降等則就主人之階（注降下也謂大夫于君士于大夫也不敢輒由其階卑統于尊不敢自專）

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

就主人階是總屬于主人案聘禮云公迎賓賓不就主人階以已奉君命不可苟下主人也若見主國大夫則入門右鄭注云見私事雖敵猶謙為若降等然也

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注復其正

方氏慤曰主人於賓迎之無不拜每門每曲無不揖此言迎而不言拜則拜可知言每門讓而不言每曲揖則揖可知客與主共階則以卑從尊而於禮為殺與主異階則以此敵彼而于禮為亢客降等則殺故就主人之階

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注拾當為涉聲之悞也級等也

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疏賓主至階各讓不先登也讓必以三三竟而客不從故主人先登客從之者言主人先升至第二級客乃升中較一級故云從之公食禮云公升二等賓升是也連步以上注重蹉跌也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疏拾級聚足連步以上此上階法也謂每階先舉一足而後足併之不得後過前也上上堂也在級未在堂後足不相過故云連步而上也

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注近于相鄉敬

呂氏大臨曰禮之于賓主無不答也及門遜入及階遜登乃主人答客也主遜而客辭也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乃客答主人也客遜而主人辭也一入門一登階賓主更為辭遜而不以為煩此禮之所以養人深也

少儀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注可猶止也謂擯者為賓主之節也始入則告之辭至就席則止其辭疏此一節明賓主之入擯者告之辭讓之節始入門主人辭謝于賓擯者告主人曰辭謝賓矣謂辭讓賓令賓先入至階之時擯者亦應告主人曰辭讓賓先登矣此不言者始入之文包入門登階也至賓主升堂各就席而立擯者恐賓主辭讓即席故告之曰可矣言止不須辭也

蕙田案以上入門登階

曲禮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疏此一節謂使臣行禮受勞已竟次見彼國卿大夫而德劣亦先拜有德之士也謂異國則爾同國則否

朱子曰今案此未有以見同國異國之辨更詳之下放此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注禮尚往來喪賓不答拜不自賓客也國君見士不答其拜士已已不答也故士喪禮有賓則拜之賓不答拜是也君不答士者謂士見已君若尊不答也疏弔所以賓不答拜者已本來為助執事喪事非行賓主之禮故主人雖拜故聘禮云公在門左拜是拜其辱也熊氏以同國大夫敬之也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疏謂平常相答拜非加敬也故聘禮賓問卿卿迎再拜士相見禮士見大夫於其入也主人一拜賓退送又再拜注自外來而拜見也自內來而拜拜辱也疏君謂見他國君也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注辱不論有德也疏主人必先拜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注不臣人之臣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注辟正君疏大夫為君宜辟正君故不

辨已臣貴賤皆答拜也 男女相答拜也（疏嫌遠別不相答拜以明之）

王藻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注禮不敵始來拜則士辟也 疏此謂大夫詣士禮既不敵故士不敢迎而先拜大夫雖拜士則辟之而拜送者案儀禮鄉射鄉飲酒公食聘禮但是主人送賓者皆主人再拜賓不答拜鄭注云不答拜者禮有終故也）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注士往見卿大夫卿大夫出迎答拜于門外拜之拜竟乃進面親相見若大夫出迎而答其門外之拜則士走辟之也 疏謂士往詣卿大夫即先亦辟也）

蕙田案以上拜

曲禮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

（注布席無常此其順之也上謂席端也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 疏東西設席南鄉北設席東鄉西鄉則以南方為上頭也蓋上頭也南北設席東鄉西鄉則以南方為上頭也蓋坐在陽則貴左坐在西北坐是陰其右亦在西東坐是陽其左在南西坐是陰則貴右南坐是陽其左在南也然此乃據平常布席如此若禮席則或不然也）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注謂講問之客也函猶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記云侍坐于大司成遠近間三席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則三席是一丈故鄭云容丈也丈或為杖者王肅以為古人講說用杖指畫故使客杖也）主人跪正席（注雖來講問猶以手按止也辭不聽主人之正席也 疏撫謂）客徹

重席主人固辭（注數去也去重席謙也再辭曰固 疏禮器云席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又鄉飲酒之禮公三重大夫再重是尊者多卑者少故主人為客設多重席客謙而自徹之者既言講說本以德義相接不以尊卑為用也）客必徹之（客人乃敢安也講問宜坐 疏客起徹重席主人止之故客還復席將坐主人乃坐也）主人不問客不先舉（注客自外來宜問其安否無恙及所為來故）

王藻 登席不由前為躐席（注升必由下也）徒坐不盡席尺（注示無所求非飲食及講問時也 疏徒坐空坐也謂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者又解食所以則坐近前與席畔齊豆去席尺者為汙席也）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注讀書聲當聞尊者食近前之意以設豆去席一尺不得不前坐就豆）

蕙田案以上登席

曲禮將上堂聲必揚（注謦內人也）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注不干謁人之私也 疏謂室有兩人故戶外有二屨兩人體敵故事若內人語聞于戶外則外人乃可入也）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注奉扃事若尊卑不同則長者一人脫屨于戶內有二人或請問密戶之木稱扃凡奉扃之時必下而竟不得回轉廣有瞻視也）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注不以後來變先也）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注示不拒人）毋踐

屢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注趨隅升席必由下也慎唯諾者不先舉見問乃應)

陳氏澔曰毋踐屨謂後來者不可躐先入者所脫之屨也踖猶躐也王藻曰登席不由前為躐席是登席當由前也摳提也摳衣與論語攝齊同欲便于坐故當摳之趨隅由席角而升坐也唯諾皆應辭既坐定又當謹于應對也

蕙田案以上上堂入户

客若降等執食興辭(注辭降等謂若大夫為卿之客也食飯也興起也客既畢故未食必執飯以辭謝飯為食主故也若欲往堂下食者公食禮云賓左塵簋粱右執湆以降鄭云辭主人臨己食若欲食于堂下然是也此降等謂大夫于卿故欲降而不降若臣于君則降也若敵者則公食禮云大夫相食賓執粱與湆之西序端無降法也)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注復坐之則客從辭而止)主人延客祭(注延道也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客若降等則先祭)

(疏祭者種種出少許置在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也若敵客則得自祭不須主人先祭道之已乃從之也)祭食祭(疏祭者聽主人先祭道之已乃從之也)先進(注主人所先進先祭之所後進後祭之如其次)殽之序徧祭之(注謂祼炙膾也以其本出于牲體也公食禮魚腊湆醬不祭也)三飯主人延客食祼然(疏序次序也謂炙祼炙膾炙同出於牲今祭之故種種次第徧匝祭之也)後辯殽(注亮食祼後食殽殽尊也凡食殽而告飽須勸乃更食故三飯竟主人乃道客食祼也三飡後乃食祼者案公食禮亦以祼為加故客三飡前未食之也特牲少牢云初食殽次食脊次食骼後食肩是辯于肩也)主人未辯客不虛口(注俟主人也虛口謂酳也客自敵酳謂食竟蕩口也用粱曰漱用酒曰酳主人常讓客故客待主人辯乃行酳也)

(疏以上其酳不待主人飽主人不先飽也)共食不飽(注讓也謂共羙飯之大器也)共飯不澤手(注謂汗手不潔也澤謂揉莎也禮飯以手)毋放飯(注去手餘飯于器中人所穢)毋流歠(注大歠嫩欲疾)毋咤食(注嫌薄之)毋齧骨(注為其賤飲食之物)毋反魚肉(注謂已歷口人所穢)毋投與狗骨(注為其賤不廉也欲爭之曰固爭取曰獲)毋揚飯(疏飯熱當待冷若揚去熱氣則為貪快傷廉也)飯黍毋以箸(疏飯黍當用匕)毋嚃羹(注亦嫌欲疾也嚃為不嚼菜)毋固(注為其詳于味也羹則主人嘗之)毋絮羹(注為其淡故也絮猶調也)毋刺齒(注為其弄口容止也)毋歠醢(注亦嫌詳于味也歠者為其淡)客絜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宴(注優賓羹味不調也若歠醢則主人亦致謝云主人作醢淡而無鹽故可歠也)濡肉齒決(注決猶斷也)乾肉不齒決(注堅宜用手)毋嘬炙(注為其貪食甚也嘬謂一舉盡臠)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注謙也自從也齊嚌偏也相者主人贊饌者公食禮賓卒食北面取梁與醬以降也)(疏食坐在前南嚮客食竟加于俎起從坐前北面當已坐而跪自徹己所食飯與齊飯齊食主故客耳若敵者則否相者謂佐助進食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注不聽親徹)(疏主人起辭不聽自徹則客亦止而坐也)

玉藻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飧主人辭以疏（注客祭主人之饌也客飧者美主人之食也疏之言粗也）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注敬主人也）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注同事合居者也賓客則各徹其饌）一食之人一人徹（注一人猶聚也謂赴事聚食）凡燕食婦人不徹（注賓不備禮）孔子食于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注以其待己以及饌非禮也）雜記孔子曰吾食于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

蕙田案以上賓主飲食

曲禮侍坐于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注不敢錯亂尊者之言）請業則起（注尊師重道也）

侍坐于所尊敬無餘席（注必盡其所近尊者之端為有後來者以然者欲得親近先生似若共持然備擬先生顧問不可過遠且擬後人之來故闕其在下空處以待之）見同等不起（注不為私敬）燭至起（注異晝夜）食至起（注為饌變）上客起（注敬尊者）（疏謂尊者之上客也尊者見之則起故侍者宜從之而起食與燭至起則尊者不起）

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暮侍坐者請出矣（注以君子有倦意也撰猶持也）

陳氏澔曰氣乏則欠體疲則伸此四者皆厭倦之容恐妨君子就安故請退

侍坐于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注離席對敬異事也君子必令復坐）

呂氏大臨曰問更端則起而對者因事有所變而起敬也

侍坐于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注復白也言欲須少空閒有所白也屏猶退也隱也）

呂氏大臨曰屏而待不敢干其私也

侍坐于長者屨不上于堂（注屨賤不陳于尊者之側）解屨不敢當階（注為妨後升者）就屨跪而舉之屏于側（注謂獨退也就猶著也屏亦不當階）遷屨俯而納屨（注謂長者送之也不得屏遷之而已俯俛也納內也）（疏此一節明解屨著屨之法）

侍坐于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注禮尚謙也不顧望若子路率爾而對）

少儀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媟也（注端慤所以為敬也尊長或使殫琴則為之可（疏不畫地者盧云不敢無故畫地也于無容者盧云不弄手也不媟者盧云媟狎也雖熟亦不敢搖扇也）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注以此皆解倦之狀伸頻伸也運澤皆玩弄也金器弄之易以在側故得自還轉之也（疏還轉也謂君子自轉屨也尊者脫屨于戶內是屨恒

葱田案士相見禮曲禮俱有此條而文小異又案以上侍坐于君子

曲禮侍食于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注勸長者食耳雖賤不得執食與辭拜而已示于已不啻（疏此明侍從尊長為客禮也饋謂進饌也已雖敬也侍尊長而主人若自親饋與已已則拜謝之而後食也）主人不親饋則不

侍飲于長者酒進則起拜受于尊所（注降席拜受敬也燕飲之禮鄉尊者酒進至侍者前侍者不敢即飲故起也尊所者陳尊之處也）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

酹少者不敢飲（注不敢先尊者盡爵曰釂）御同于長者雖貳不辭（注謂侍食于長者饌宜與之同也貳謂重穀膳也辭之為長者嫌）偶坐不辭（注或饌不為已往媲偶于客共食此饌本不為已設故不辭（疏或彼為客設饌而召已設饌而召已設故不辭）

王藻侍食于先生異爵者後食先飯（注謙也）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注果實陰陽所戈非人事故後君子火孰備火齊不得故先君子）

少儀燕侍食于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注所以勸也（疏先飯先君子之飯若嘗食然君子食罷而後已若勸食然）母放飯母流歠小飯而亟之（注亟疾也備噦噎若見問也速咽之備見問也（疏小飯謂小口而飯亟謂數嚌也）數嚌母為口容（注口容弄口（疏數嚌謂數數嚼之）客自徹辭焉則止（注主人辭其徹）

葱田案以上侍食飲于君子

王藻凡侍于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雷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注紳垂則磬折也齊裳下緝也袷交領也（疏凡者臣無貴賤皆然紳大帶也身直則帶倚磬折則帶垂身折則裳前下緝委地故行則足恒如踐履裳下也雷屋簷也身俯故頤臨前垂頤如屋雷拱盎手也身俯則宜手盎而下垂也視下者視高則傲故下

矚也聽上謂聽尊者語宜諦聽故仰頭而面鄉上以聽之也視帶以及衿視尊者之處也視君之法下不過帶高不過衿聽上及聽鄉任左皆備君教使也侍君坐時侍者在左右耳近君是以聽鄉皆以左為任也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注引卻也黨鄉之細者謂旁側也引而去者辟君之親黨也疏引卻而去坐君親黨之下也

薦田案以上臣侍君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疏先飲示賤者先即事后授虛爵與相者示不敢先君盡爵此謂朝夕侍君得爵者若大禮則君先飲而後臣飲燕禮公卒爵而后飲是也此云再拜稽首而後受燕禮則先受而後再拜又云至三爵而退明非大饗之飲若燕禮非惟三爵而已

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注洒如肅敬貌言言和敬貌斯猶爾也油油說敬貌以退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疏言臣侍君小燕惟止三爵

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若賜之食而后食疏禮敵者共食則先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君以客禮待之則雖得祭又須君命之祭乃敢祭也君未食而臣先食偏嘗羞膳示行臣禮為嘗食也嘗羞畢斷飲以俟君飧臣乃敢飧也疏坐跪也初說屨堂下故退而跪取屨起而後巡隱辟以著之納猶著也若坐左膝則著右足之屨坐右膝則著左足之屨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注侍食則不祭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君將食臣先嘗羞忠孝也俟食而後食疏禮敵者共食則先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君以客禮待之則雖得祭又須君命之祭乃敢祭也君未食而臣先食偏嘗羞膳示行臣禮為嘗食也嘗羞畢斷飲以俟君飧臣乃敢飧也

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飯飲而俟注嘗羞者膳宰也飯飲利將食也疏此謂臣侍食得賜食而非君所客者也故不得祭君使膳宰自嘗羞故不得祭不嘗則俟君食後已乃食也

君命之羞羞近者注辟貪味也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疏雖君已食已乃後食而猶未敢食羞故又須君命雖得君命猶先食近其前者一種而止若越次前食遠者則為貪好味也品偏也既未敢越次多食故君又命徧嘗已乃徧嘗之隨所欲不復次第也

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注覆手以循口也三飯臣勸君食如是可也疏覆手謂食飽必覆手以循口邊恐有穀粒汗著之也飧謂用飲漱飯于器中也禮食竟更作三飧以勸助令飽實不虛也君既食又飯飧者君食畢竟而又飧則臣乃敢飧明不先君而飽也三飧謂三度飧也

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注食于尊者之前當親徹也疏飯醬是食之主故自執之

論語侍食于君君祭先飯注鄭曰于君祭則先飯矣若為君嘗食然

薦田案此即士相見禮所云君賜之食則君

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者
也君不以客待之故君祭而臣不祭君側無
嘗羞者故先飯辯嘗膳代膳宰之職
又案以上臣賜食于君
曲禮謀于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注從猶就也)長者問不辭讓
而對非禮也(注當謝不敏)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
敢對(注敬父同志(疏)父之執謂執友與父同志者也或故往見或路中相見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注謂年二十者)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
以長則肩隨之(注肩隨者與人之並行差退)群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注席以四人為節因宜有所尊)
從于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注尊不二也先生老人教學者)遭先生于道趨
而進正立拱手(注為有教使)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
而退(注為其不欲與己並行)從長者而上邱陵則必鄉長者所視(注謂遠視不察)
有所問
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
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
奉席如橋衡(注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請席何鄉請衽何趾(注順尊者所安也衽卧等也趾因于陰陽也坐問鄉即問趾)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注廣敬也)虛坐盡後(注謙也)
食坐盡前(注為汙席)坐必安執爾顏(注執猶守也)長者不及母儳言(注儳猶暫也非類雜也)
少儀排闥說屨于户內者一人而已矣(注雖衆敵猶有所尊也)有尊長
在則否(注在在內也後來之衆皆說屨于户外(疏)賓主登席其衆須入户內者如尊卑相敵猶推一人為尊排闥謂排推門扇說屨于户內者一人而已言止許一人不得並皆如此也有尊長在則否者謂先有尊長已在于堂或室衆人後入不得一人說屨于户內也)
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注踰等父兄黨也問年則已恭孫之心不全)燕見不將

命(注自不用賓主之正來則若子弟然)遇於道見則面(注可以隱則隱不敢煩動也)不請所之(注尊長所之或畢竟)喪俟事不植弔(注亦不敢故煩動也事謂朝夕哭時)寢則坐而將命(注命有所傳辭也坐者不敢臨之)

蕙田案以上卑幼見長者雜儀

右經傳相見禮

宋史禮志百官相見儀制乾德二年詔曰國家職位肇分軌儀有序冀等威之辨在品式之唯明矧著位之庶官及內司之諸使以至軒墀引籍州縣命官凡進見於宰相或參候於長吏既為總攝合異禮容稽於舊儀具無定法或傳晉天福周顯德中以廷臣內職實從將校比其品數著為綱條載於刑統未為詳悉宜令尚書省集臺省官翰林秘書國子司業太常博士等詳定內外群臣相見之儀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等奏兩省官除授假使出入並參宰相起居郎以下參同舍人五品以上官遇於途斂馬側立須其過常侍以下遇三公三師尚書令引避其值僕射斂馬側立御史大夫中丞皆分路行起居郎以下避僕射遇大夫斂馬側立中丞分路尚書丞郎郎中員外並參三師三公令僕郎中員外兼參左右丞本行尚書侍郎及本轄左右司郎中員外御史大夫以下參三師三公尚書令中丞兼參大夫知雜事參中丞三院御史兼知雜及本院之長大夫避尚書令以上遇僕射斂馬側立御史大夫中丞皆分路尚書丞郎兩省官諸司三品以上金吾大將軍統軍上將軍皆分路餘官遇中丞悉引避知雜兼避中丞遇左右丞斂馬側立餘皆分路郎中及少卿監大將軍以下皆避知雜三院同行如知雜之例少卿監並參本司長官丞參少卿諸司三

品遇僕射於途皆引避衛大將軍參本衛大將軍東宮官參隔品凡參者若遇于途皆避公參之禮列拜堂上位高受參者答焉四赤縣令初見尹趨庭受拜後升廳如客禮內官省使謁宰相樞密使以客禮閤門使上列拜皆答客省副使至通事舍人諸司使樞密承旨不答焉自樞密使副宣徽使皆差降其禮供奉官殿直教坊使副辭令官伎術官並趨庭倨受諸司副使參大使通事舍人參閤門使防禦團練副使謁本使並具軍容趨庭延以客禮少尹幕府於院長官悉拜防禦本團練判官謁本道節帥節度防禦團練副使謁本使並具軍容趨庭延以客禮少並趨庭上佐州縣官見宰相樞密使及本屬長官並拜於庭（天長雄武等軍使見宰相樞密亦如之）參本府賓幕官及曹掾縣簿尉參令皆拜王府官見親王如賓職見使長府縣官兼二館職者見大尹同赤縣令六品以下未嘗參官見宰相樞密及本司長官並拜階上流外見流內品官並趨庭諸司非相統攝皆稱移牒分路者不得籠街及占中道依秩序以分左右遇於驛舍非相統攝及名位縣隔先至者居之臺省官當通官呵止者如舊式文武官不得假借呼稱以紊朝制當避路者若被宣名及有所捕逐許橫度焉又令諸司使副通事舍人見宰相樞密使升階連姓通名展拜不答拜其見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宣徽使以客禮展拜太平興國以後又制京朝官知令録者見本州長吏以客禮三司判官推官主判官見使如郎中員外見尚書丞郎之儀咸平中又詔開封府左右軍巡使京官知司録及諸曹參軍到畿縣見京尹並趨庭設拜六年命翰林學士梁顥等詳定閤門儀制成六卷

因上言三司副使序班朝服比品素無定列至道中筵會在知制誥後郎中前今請同諸司少卿監班位在上如官至給諫卿監者自如本品朝會大宴隨判使赴長春殿起居引駕至前殿與諸司使同退大中祥符五年復命翰林學士李宗諤等詳定儀制文武百官遇宰相樞密使參知政事並避起居郎以下遇給舍以上斂馬御史大夫遇東宮三師尚書丞郎兩省侍郎分路而行中丞遇三師三少太常卿金吾上將軍並分路而行知雜御史遇尚書侍郎諸司三品金吾大將軍統軍諸位上將軍分路而行三院同行如知雜例不同行遇左右丞則避尚書丞郎郎中員外遇三師三公尚書令則避郎中員外遇丞郎則避太常博士以下朝官遇本司長官三師三公僕射尚書丞郎大夫中丞知

祿御史並避權知判者不避遇兩省給舍以上斂馬凉官遇丞郎給舍大卿監祭酒以上及本寺少監卿司業並避諸軍衛大將軍以下遇上將軍統軍亦避詹事遇上臺官如卿監之例庶子少詹事至太子僕遇東宮三師三少並避遇上臺官如少卿監例中允以下遇東宮三師三少並避遇賓客詹事斂馬遇上臺官如太常博士例應合避尚書者並避三司使其權知開封府如本官品避其臺省官雖不合避而職在統臨者並避武班內職並依此品大觀二年定王嘉王府侍講沈錫等奏二王出就外學其初見及侍王禮儀講說疏數之節請如故事手詔案祥符故事記室翊善見諸王皆下拜真宗特以張士遜為王友命王答拜以示賓禮今講讀輔翊之官職在訓道亦王友傳也可如例令王答拜群臣

赴臺參謝辭者新授加恩出使者尚書侍郎則三院御史各一員中丞大夫皆對拜三院仍班迎不坐班即不赴節度使賓客太常宗正卿則御史一員中丞大夫皆對拜兩使留後至刺史秘書監至五官正上將軍至郎將四廂都指揮使及內職軍校遥郡以上樞密都承旨及內職帶正員官者四赤縣令三京司錄節度行軍至團練副使幕職官任憲御者皆御史一員對拜中丞大夫對揖亦令揖訖進言得參風憲再揖而退若曾任中書門下及左右丞皆不赴加階勳食邑童服館閣三司開封府職事及內職轉使額軍額亦不赴臺謝僕射過正衙日臺官大夫以下與百官並詣幕次致賀文官一品二品曾任中書樞密院者不赴大夫中丞則郎中少卿監大將軍以下亦然本官納止則不赴僕射赴上都省者罷此儀

明史禮志品官相見禮凡官員揖拜洪武二十年定公侯駙馬一品官見公侯駙馬相見各行兩拜禮一品官見公侯駙馬居左答禮二品見一品亦如之三品以下倣此若三品見一品四品見二品行兩拜禮一品二品答受從宜餘品倣此如有親戚尊卑之分從行私禮三十年令凡百官以品秩高下分尊卑品近者行禮則東西對立卑者西高者東其品越二二等者卑者下尊者上其越四等者則卑者拜下尊者坐受有事則跪白凡文武官公聚各依品級序坐若資品同者照衙門次第若王府官與朝官坐立各照品級俱在朝官之次成化十四年定在外總兵巡撫官位次左右都督與左右都御史並都督同知與副都御史並都督僉事與僉都御史並俱文東武西伯以上則坐于左十五年重定都御史係總督及提督軍務者不分左右副僉

俱坐于左總兵官雖伯亦坐於右凡官員相遇廻避洪武三十年定駙馬遇公侯分路而行一品二品遇公侯駙馬引馬側立須其過二品見一品趨右讓道而行三品遇公侯駙馬引馬廻避一品引馬側立遇二品趨右讓道而行四品遇一品以上官引馬廻避遇二品引馬側立遇三品趨右讓道而行五品至九品皆視此遇差其後不盡遵行文職雖一命以上不避公侯勛戚大臣而其相廻避者亦論官不論品秩矣凡屬官見上司洪武二十年定屬官序立于堂階之上總行一揖上司拱手首領官答揖其公幹節序見上司官皆行兩拜禮長官拱手首領官答禮凡官員公座洪武二十年定大小衙門官員每日公座行肅揖禮佐貳官揖長官長官答禮首領官揖長官佐貳長官佐貳官拱手

庶人相見禮洪武五年令凡鄉黨序齒民間士農工商人等平居相見及歲時宴會謁拜之禮幼者先施坐次之列長者居上十二年令內外官致仕居鄉惟於宗族及外祖妻家序尊卑如家人禮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與同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凌侮者論如律二十六年定凡民間子孫弟姪甥壻見尊長生徒見其師奴婢見家長久別行四拜禮近別行揖禮其餘親戚長幼悉依等第久別行兩拜禮近別行揖禮平交同

右列代相見禮

書舜典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禮五玉五等諸侯執其玉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元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一死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為贄以見之卒終復還也器謂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

冕生死則否 疏周禮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眎小國之君是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也附庸雖無文而為南面之君未有爵命不得執玉則亦繼小國之君同執帛也經言三帛必有三色所云繅元黃者孔時或有所據未知出何書也王肅云三帛繅元黃也附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或曰孤執元諸侯之適子執繅附庸執黃王肅之注尚書其言多同孔傳周禮孤與世子皆執皮帛鄭元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之以皮為飾曲禮云飾羔雁者以繢為衣之以布而又畫之飾此三帛不言皮蓋于時未禮卿大夫飾贄以布不言繢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鄭之言至所執以自至也王帛生死皆所以為耳震時每事猶質羔雁不必有飾贄之言至所執以自至也王帛生死皆所以為贄以見君與自相見其贄同也五器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五器知器謂圭璧即五玉是也如若也言諸侯贄之內若是五器禮終乃還之如三帛生死則不還也

朱子曰卒乃復是事畢而歸非是以贄爲復也

蕙田案注疏以五器即五玉乃復即復還其贄朱子蔡氏皆不從之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注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疏下文有孤

執皮帛而此云以禽者以多為主也凡言禽者皆謂鳥也尚書五玉亦云贄則玉亦是贄此玉云瑞禽云贄以相對為文

鄭氏鍔曰古之始見君者必有贄贄之為言至也執物以表其至誠之心也蓋君子于其所尊不敢質也故用贄焉非特見君為然下而婦人童子亦莫不有摯記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瀆也

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注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為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璧色繒也羔小羊取其群而不失其類雁取其侯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節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動曲禮曰飾羔雁者以繢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者自雉以下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摯以布不言繢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然則天子之孤飾贄以虎皮公之孤飾摯以豹皮與此孤卿大夫士之摯皆以爵不以命數凡摯無庭實疏天子諸侯之臣雖尊卑不同命數有異爵同則摯同是以士相見卿大夫士所執亦與此同但飾有異耳凡以皮配帛者皆手執帛以致命而皮設於地謂若小行人圭以馬璋以皮皮馬設于庭而圭璋特達以升堂致命也此孤相見之時以皮設于庭手執束帛而授但皮與帛為飾耳

鄭氏鍔曰三孤貳公宏化寅亮天地以弼一人要當特立無朋然後足以稱其位有天子之孤有諸侯之孤非有衣被人之德與夫炳蔚之文著見于外者不可以當此選故執以皮帛羔群而不黨跪乳而有禮六卿分職各率屬以佐王輔弼之臣不可從諫故欲其群而不黨循禮恭遜則民不爭故欲其致恭以有禮此所以執羔也雁來往順時行列有序為大夫者循道以進退視義而去就欲如雁之知時而行不失序此所以執雁也雉耿介而守死五色皆備而成章為元士者欲其備文以相質又欲其耿介守節而不屈執雉宜矣古之工商亦有見若之理如工執藝事以諫鄭工商之得以見君者也工制器商貿遷皆欲其不違乎時其摯以雞宜矣

陳氏禮書之言贄有三帛周禮言贄亦三帛周禮

易氏祓曰孤卿大夫士諸臣也庶人工商未為臣亦謂之諸臣以幸土之濱莫非王臣苟有以自致于天子之庭皆何以執摯

之三帛則王與公之孤諸侯適子之未誓者書之三帛孔安國以爲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元附庸之君執黃其言雖無經見然天子巡狩卿大夫士皆以贄見於方岳之下附庸宜亦有贄矣孔氏之說蓋有所受之也鄭氏以爲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然二氏之與諸侯贄以五玉而已其謂用繒誤矣然則古者制幣其長丈有八尺其束十端其色或素或元纁故婚禮納徵元纁束帛聘禮釋幣與享大夫亦元纁束帛享君束帛則素而已周禮三帛之色不可以考觀天子之卿大夫飾羔雁以繢諸侯之卿大夫飾羔雁以布則天子之孤與公之孤其贄帛之色宜不同矣郊特牲曰虎豹之皮示服猛也鄭氏謂天子之孤飾贄以虎皮公

之孤飾以豹皮理或然也士婚禮納徵奉帛於堂實皮於庭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聘禮致享亦奉玉帛於堂實皮於庭攝之毛在內賓致命張皮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出當之坐攝之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孤之贄禮蓋亦類此以皮不可以上堂故也　帛有衣被之仁皮有炳蔚之文故孤執之羔有跪乳之禮有群而不黨之義故卿執之進必以時行必以序雁也故大夫執之交有時別有倫被文以相質死分而不變者雁也故士執之可畜而不散遷者鶩也故庶人執之可畜而不違時者雞也故工商執之士執雉而昏禮用雁以贄不用死且攝盛故

也觀其所乘者墨車所冠者爵弁女衣必纁袡領必
緇繡腊必用鮮魚必用鮒則其攝盛可知鄭氏謂雁
順陰陽往來故昏禮用焉誤也詩曰雝雝鳴雁旭日
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亦謂用雁士禮也賈公彥
曰昏禮無問尊卑皆用雁蓋附會鄭氏而為之說歟
士相見之禮冬用雉夏用腒雉不飾以布以士卑也
不維以索以用死也用死與士死制同意用腒與夏
行腒脯同意臣之於君奠贄而不授所以尊之也自
敵以下授贄而不奠所以交之也壻之見舅用臣見
君之禮鄭氏謂壻有子道不敢授也贄雉也蓋壻之
親迎稱賓則贄以雁三月然後稱壻故贄以雉　士
相見禮庶人見于君不為容進退走孟子曰庶人不
傳質為臣則庶人見君無贄矣鶩之為贄特施於下

其君者也工商亦然

蕙田案陳用之謂庶人工商見君無贄其說非是經云六摯以等諸臣庶人工商亦稱臣則宜有摯矣易稷之說是也

夏官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雁

王氏昭禹曰三公王之所弗敢臣以主賓射為先則三公之摯言于此亦以見賓而弗敢臣之意

劉氏迎曰羣臣之見天子莫不各有所摯宗伯以六摯等諸臣唯不及三公三公執璧乃見于射人之職夫以三公知子男已出封禮不嫌于亢若三公未就封則臣子也見天子之摯而執上公之圭幾于太逼是宜宗伯禮官之長不列之諸臣亦以三公不必備唯其人非若孤卿大夫有常員有常摯也

陳氏禮書呂氏春秋言得伍員者位執珪漢之曹參始封執帛後遷執珪陳寔父子同時旌命羔雁成群魏司空征南將軍與卿校同執羔明帝詔之以執璧

則先王贄禮沿歷漢魏其大略尚存也然周禮三公一命衮其在朝則服鷩冕服鷩冕則執信圭及王服鷩冕以大射然後公降服毳冕而執璧魏以三公執璧爲常禮誤矣

天官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注〕鄭司農云以羔雁雉爲摯見者亦受以給王膳

夏官司士掌擯士者膳其摯〔注〕擯士告見初爲士者于王也鄭司農云膳其摯者王食其所執羔雁之摯元謂膳者入于王之膳人

陳氏禮書凡以摯見者受而膳之受之所以納其德也膳之所以用其德也然膳夫之所受膳者特禽鳥而已若王帛則非膳夫之所受也

秋官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注〕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則蕃國之君無執王瑞者所貴寶見傳者若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其餘則周書王會備焉

司約治摯之約次之〔注〕摯約謂玉帛禽鳥相與往來也鄭司農曰治摯之約謂若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先王所以諸侯分貴賤貞不依其爵祿高下以爲之贄也

禮記曲禮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摯匹〔注〕摯之言至也天子非諸侯不以匹爲敵〔疏〕天子鬯者以表天子之至也公侯伯用圭子男用璧以王及相朝時此惟云圭不言璧者略可知也

陳氏禮書天子無客禮記凡摯天子鬯周禮鬯人凡王弔臨共介鬯則天子之鬯以介致之而已鄭氏引檀弓曰臨諸侯畧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父此王適四方舍諸侯祖廟祝告其神之辭介於是進鬯其說是也然以此爲檀弓之文誤也天子宗廟之灌以圭瓚祭祀之灌以大璋中璋邊璋則贊鬯之器蓋圭璋也天子之贊不特鬯耳其執鎮圭以朝日猶諸侯執圭璧以朝君皆摯瑞也

蕙田案周禮以玉作六瑞以禽作六摯此以邦國與諸臣相對而言其實六瑞亦摯也書舜典云班瑞於群后又云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左傳云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曲禮亦以皮圭與羔雁雉匹同名爲摯然則王之鎮圭執以禮日諸侯之圭璧執以朝聘其爲摯何疑焉

童子委摯而退（注）不與成人爲禮也（疏）童子見先生或尋朋友既未成人不敢與主人相授受拜伉之儀但奠委其摯于地而自退避之然童子之摯悉用束脩故論語云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謂童子也

陳氏禮書童子之禮衣不裳屨不絇服不緦聽事不麻立則在壯坐則在隅見先生則從之而不並有事走而不趨及冠然後奠贄于君遂以贄見於卿大夫鄉先生是未冠不預乎禮也然或賢與多聞不可不進以成人之事故又有童子之贄焉其制與成人同所以優其德其委與成人異所以卑其年

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注）非爲禮之處用時物相禮而已纓馬繁纓也拾謂射韝（疏）謂人在野外軍旅之中或應相見而無物可持爲摯者則不以舊禮當隨時所用纓馬鞅也拾射韝也矢猶箭也軍在野無物故用此爲摯也軍在都邑之中則宜依舊禮不可用軍物若非軍中而在野外亦用時物或纓拾之徒隨所有耳

陳氏皓曰或野外或軍中隨所有用之

陳氏禮書君子之爲禮不以在野在軍而或廢亦不以物不足而求備故以纓拾矢各適其宜而已然不若備物之爲善故曰以纓拾矢可也

婦人之摯棋榛脯脩棗栗（注）婦人無外事見以蓋物也棋杞也有實用摯以見舅姑凡此六物所以用此者棋杞也有實也栗肅也婦人有法始至脩身早起肅敬也故后夫人以下皆以棗栗爲摯取其早起戰栗自正也昏禮婦見舅以棗栗見姑以腶脩其棋榛所用無文（疏）婦人無外事唯初嫁實似栗而小榛實似栗而小

陳氏禮書昏禮婦見舅姑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

階進拜奠于席勇坐撫之婦降階受笄服脩升拜奠于席姑坐舉以授人葢棗取其赤心榛栗堅實脯脩取其正治士昏禮不言棋榛特牲少牢大夫士之祭亦棗栗而已特籩人有棗栗又有榛實葢具棋榛棗栗者盛禮也棗陽也故贊於勇脯脩陰也故贊於姑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其實棗蒸栗擇兼執之以進賓受栗大夫二手授栗玉人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然則婦人之用棗栗豈特為贊而已哉

執禽者左首（注左首尊）（疏左陽也首亦陽也左首謂橫捧之也凡鳥皆然若並授則主人在左故客以鳥首授之也不牽故執之）飾羔雁者以繢（注繢畫也諸侯大夫以布天子大夫以畫）（疏飾覆也畫以雁上大夫以羔飾之以布並不言繢此言繢者彼是諸侯之卿大夫尊故畫之也）

陳氏禮書先儒謂飾以繢者天子之卿大夫也飾以布者諸侯之卿大夫也諸侯之卿大夫以布則士以下無布矣執禽者必左首雉必左首而無飾維雁有飾維而亦左首雁之飾與羔同而維與羔異羔四維而結于面鄭氏謂繫聯四足交出背上於胸前結之是也

檀弓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注摯禽摯）諸侯而用禽摯降尊就卑之義下賢也不可者辭君以尊見卑也

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戎寅大夫宗婦覿用幣（注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左氏傳秋

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注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以章別也（注章所執之物別貴賤）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注榛小栗脩脯虔敬也皆取其名以示敬）（疏先儒以為栗取其戰栗也棗取其早起也脩取其自脩也唯榛無說益以榛幹近虔取其虔于事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

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公羊傳〕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注〕腶脩者脯也禮婦人見舅姑以棗栗為贄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云乎辭也〔穀梁傳〕男子之贄羔雁雉腒婦人之贄棗栗腶脩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

定公八年左氏傳〕公會晉師于苑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魯於是始尚羔〔注〕禮卿執羔大夫執雁魯則同之今始知執羔之尊也〔疏〕魯命卿與大夫俱執雁今見士執執羔始知執羔之尊于是始尚羔令卿執之記禮廢之久也賈逵云周禮公之孤四命執皮帛卿三命執羔大夫再命執雁魯廢其禮三命之卿皆執皮帛至是乃始復禮用羔案周禮禮記皆言卿執羔大夫執雁並以爵斷不依命數貫何以計命高下妄稱禮乎傳言始尚羔者當謂舊賤羔而今尊之耳若本僭孤禮皆執皮帛當云始復用羔不得云尚也鄭衆云天子之卿執羔大夫執雁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當執雁而執羔僭天子之卿也魯人效之而始尚羔記禮所從壞案禮傳及記天子之臣與諸侯之臣所執無異文周禮掌客見諸侯之禮上公及侯伯之下皆云卿相見以羔是諸侯之卿執羔不執雁又士相見者諸侯之臣相見之禮也經云下大夫相見以雁上大夫相見以羔是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乎傳文之乘于禮者尊是卿也皆當執羔矣安在于諸侯之卿必執羔趙鞅荀寅不應執雁此是當時之失失于偪下以晉卿失于偪下魯卿不應僭上益明貴言魯卿舊執皮帛非其義矣魯人于是始知執羔為尊或亦效晉唯上卿一人獨執羔耳未必即能如禮諸卿皆執羔也

蕙田案孔疏駁賈鄭二說是

〔孟子〕出疆必載質〔注〕質臣所執以見君者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于諸侯禮也〔注〕傳執也見君之質執雉之屬也

蕙田案周禮禮記作摯尚書左傳作贄孟子作質古字通用

作質古字通用

〔荀子〕周公謂伯禽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見者五十人貌贄天子用暘公侯用玉卿用羔大夫〔春秋繁露〕凡執贄天子用暘公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雁雁乃有類于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俶然有行列之治故大夫以為贄羔乃有類其天者天之道任陽不任陰王者之道任德不任刑天也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

鳴殺之不啼類死義者羔食於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猶祥與故卿以爲贄玉有似君子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矣故匿病者不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以爲遠功而近有災是則不有王至親而不蔽其惡內有瑕穢必見之于外故君子不隱其短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取之玉也君子比之玉玉潤而不汚是仁而至清潔也廉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磨過而不濡視之如庸展之如石狀如石撥而不可從繞潔白如素而不受汚玉類備者故公侯以爲贄暢有似于聖人者純仁淳粹而有知之貴也擇于身者盡爲德音發于事者盡爲潤澤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暢亦取百香之心獨未之合之爲一而達其臭氣暢天子其淳粹無擇與聖人一也故天子以爲贄而合以事上也

觀贄之意可以見其事

〔說苑〕天子以鬯爲贄鬯者百草之本也上暢于天下暢于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贄諸侯以圭爲贄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劌有瑕于中必見于外故諸侯以玉爲贄卿以羔爲贄羔者羊也羊群而不黨故卿以爲贄大夫以雁爲贄雁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贄士以雉爲贄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爲贄庶人以鶩爲贄鶩者鶩鶩無他心故庶人以鶩爲贄贄者所以質也

〔白虎通〕臣見君所以有贄何贄者質也質已之誠致已之悃愊也王者緣臣子心以爲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公侯以玉爲贄者王取其燥不輕濕不重公

之德全卿以羔者取其群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夫以雁為贄者取其飛成行列大夫職在以奉命之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士以雉為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曲禮曰卿羔大夫以雁士以雉為贄庶人之贄疋童子委贄而退野外軍中無贄以纓拾矢可也言必有贄也疋謂鶩也卿大夫贄古以麑鹿今以羔雁何以為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羙草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羔跪乳雁有行列也禮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顧右贄執麑明古以麑鹿今以羔也卿大夫贄變君與士贄不變何人君至尊極美之物以為質士賤仗節死義一介之道也故不變私相見亦有贄何所以相尊敬長和睦也朋友之際五常之道有通財之義賑窮告急之意中心好之欲飲食之故財幣者所以副至意也禮士相見經曰下大夫相見以雁士冬以雉夏以脯也婦人之贄以棗栗腶脩者婦人無專制之義御眾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故后夫人以棗栗腶脩者凡內脩陰也又取其朝早起栗戰慄自正也腶脩者脯也故春秋傳曰宗婦覿用幣非禮也然則棗栗云乎腶脩云乎子見父無贄何至親也見無時故無贄臣之事君以義合也得親供養故質已之誠副已之意故有贄也

蕙田案士相見禮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頭如麛執之注謂秋獻麛有成禮如之也白虎通據以為古摯用麑鹿恐未然

通典古者人君及臣重于相見之禮所以相尊敬故將有所見必執贄贄者至也信也君子于其所尊必執贄以相見明其厚心之至以表忠信不敢相褻也然天子無客禮亦有贄者明有事神祇之道故須贄以表心故巡狩至于山川有所告之用巵酒盛以大璋中璋又典瑞云王搢大珪執鎮珪藻五采五就朝日明其所尊敬象臣之朝君也執鎮珪視安四方以表其功也凡公卿大夫執贄者皆謂始朝及初相見用之諸侯德厚故執玉以比德卿大夫以下德薄故用皮帛羔雁之等射人職云王將射之時公卿朝見三公執璧卿執羔天子之三公所以執璧與子男同佐王論道理取圓足故以璧為贄不必飾以蒲轂諸侯賓射之時卿大夫時亦皆執贄見其君如天子卿大夫之禮君子所以執玉以比德者也

陳氏禮書禮云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瀆也又云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也故貴至於邦君賤至於庶人以至婦人童子相見不依贄不足以為禮贄而不稱德不足以為義此玉帛禽鳥棗脩之用所以不一也儀禮士於士無辭贄有還贄大夫於士無還贄終辭贄君於其臣則受之於外臣則使賓還之大夫於常為臣者亦然士贄授受於庭貴者授於堂大夫士於君壻於舅則奠摯士常臣於大夫亦奠摯童子於所奠則委贄此禮之殺也聘禮賓見主君以圭璋不以贄訝者訝賓亦不以贄及賓即館訝將公事乃見之以其贄賓既將公事復見之以其贄

通典魏明帝青龍二年詔下司空征南將軍帶金紫督使位高任重近者正朝乃與卿校同執羔非也自今以後從特進應奉璧者如故事博士高堂隆議曰案周禮公執桓圭公謂上公九命分陝而理及二王後也今大司馬大將軍實分征東西可謂上公矣山陽公衛國公則二王後也侯執信圭謂地方四百里伯執躬圭謂地方三百里皆七命也今郡王户數多者可如侯少者可如伯子執穀璧謂地方二百里男執蒲璧謂地方百里皆五命也今縣主户數多者可如子少者可如男上公禮其率諸侯以朝則執桓珪自非朝宗則如八命之公與王論道有事而進則執璧今二王後諸王若入朝覲二公率以進退執桓珪正朝則與群公執璧案周禮王官惟公執璧漢代大將軍驃騎車騎衛將軍開府辟召掾屬與公同儀則執璧可也孤皮帛卿羔孤謂天子七命之孤及大國四命之孤副公與王論道尊于六卿其執贄以虎皮表束帛今九卿之列太常光禄勳衛尉尊于六卿其執贄如孤可也其朝正執皮帛可也三府長史亦公之副雖有于孤實卑于卿中大夫之禮可也公之孤頒聘于天子及見于其君其贄以豹皮表束帛今未有其官意謂山陽公之上卿可以當之卿謂六官六命之卿及諸侯三命再命之卿也今六卿及永壽永安長秋城門五校皆執羔可也諸侯之卿自于其君亦如之天子卿大夫飾羔雁以繢諸侯卿大夫飾羔雁以布州牧郡守以功德賜勞秩比中二千石者其入朝覲宜依卿執羔金紫將軍秩中二千石與卿同大夫執雁謂天子中下大夫四命及諸侯再命一命之大夫也其位

甲于卿今三府長史及五命二千石之著者也博士儒官歷代禮服從大夫如前執雁可也州牧郡守未賜勞者宜依大夫執雁皆飾以繢諸縣千石六百石即古大夫若或會覲宜執雁飾以布士執雉謂天子三命之士及諸侯一命再命之士也府史以下至于庶人在官亦謂之士諸縣四百石三百石者從士禮執雉可也

隋書禮儀志天監六年詔元日受五等贄珪璧並量付所司周捨案周禮冢宰大朝覲贊玉幣尚書古之冢宰頃王者不親撫玉則不復須冢宰贊助尋尚書主客曹郎既冢宰隸職今元日五等奠玉既竟請以主客郎受鄭元注覲禮云既受之後出付玉人于外漢時少府職主圭璧請主客受玉付少府掌帝從之

右贄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三十二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三十三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侍讀學士嘉定王鳴盛參校
李榮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軍禮一

軍制

蕙田案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居其首蓋先王以禮治神人和上下將合斯世于大同而四方邦國不能無變禮易樂自悖于王章者禮之所不能治則兵以威之初非勞民動衆以快一人之私易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此邦國之所以同也成周之制以田定賦以賦出兵征伐隸之司馬而伍籍屬之司徒居則爲比閭族

黨州鄉出則爲伍兩卒旅師軍故兵即農也
吏即將也國不知有養兵之費而將亦不得
擅兵之權其法最爲盡善三代以後兵與農
分其規畫經制代各不同史家具在可略而
言也史志之例以軍制入之兵志以出師命
將告祭凱旋諸儀入之禮志然制軍定賦實
爲國以禮之一大端其所繫尤爲重大茲編
次軍禮特以軍制爲首鄉遂都鄙出軍多寡
不同由于田制有異略述先儒之說以類附
見焉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注同謂威其不協替差者）
陳氏傅良曰儀禮闕軍禮益司馬法即古軍禮也古
法多亡以其有者求之必非衰世權謀變詐者所能

爲也
大師之禮用衆也（注用其義勇）（疏大師者謂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出征之法）大均之禮恤衆也（注均其地政地守地職之賦所以憂民）（疏大均必在軍禮者謂諸侯賦役不均者皆是諸侯僭濫無道致有不均之事當合衆以均之故在軍禮）大田之禮簡衆也（注古者因田習兵閱其車徒之數）大役之禮合衆也（注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疏知大封爲止封疆者謂若諸侯相侵境界民則隨地遷移不得合聚今以兵往正之則其民合聚兼言溝塗者古境界皆有溝塗而樹之以爲阻固）大封之禮任衆也（注築宮邑）（疏大師者謂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出征之法）大均之禮恤衆也（注均其地政地守地職之賦所以憂民）（疏大均必在軍禮者謂諸侯賦役不均者皆是諸侯僭濫無道致有不均之事當合衆以均之故在軍禮）大田之禮簡衆也（注古者因田習兵閱其車徒之數）大役之禮合衆也（注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疏知大封爲止封疆者謂若諸侯相侵境界民則隨地遷移不得合聚今以兵往正之則其民合聚兼言溝塗者古境界皆有溝塗而樹之以爲阻固）大封之禮任衆也（注築宮邑）（疏知所以事民力強弱）

蔡氏德晉曰大師以征强暴使士卒咸致其死故曰用衆大均以平賦役使貧弱咸樂其生故曰恤衆大田以習兵教戰簡衆謂閱其車徒之數大役以築建浚鑿任衆謂事其强弱之力大封謂封建諸侯如召伯城謝山甫城齊與凡釐正疆域皆是合衆者地有定域民有常主所以合聚而不散也此五者軍禮之目也

蕙田案軍禮之目有五大師大田之外有大均以平賦役周禮均人職云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三年大比則大均是也大役以興工作大司馬云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大

司徒云大役以旗致萬民鄉師云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鼓人云以鼜鼓鼓役事是也大封以正疆域大司馬云制畿封國以正邦國封人云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亦如之是也此三者當爲司徒司空之職掌而屬之軍禮者建大事起大衆以軍法制之則嚴明而有紀律先王以講禮而寓馭衆之權其義固深且遠矣自封建廢而大封之禮無聞歷代史書所述賦役之制即周禮大均大役之遺意然自通典開元禮政和五禮新儀文獻通考會要集禮諸書及歷代史志未有以賦役入軍

禮者今因其體例更不編入仍取大宗伯條冠于軍禮之首以存古典之舊云

右軍禮之綱

書允征惟仲康肇位四海允侯命掌六師（傳仲康命允侯掌王六師爲大司馬）

周官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傳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國四方之亂者）

魏氏校曰大司馬之職唐虞無之議者謂古以兵刑合爲一官然考夏書允侯命掌六師夏承唐虞之制則古當有大司馬之官但于經無考耳

周禮夏官大司馬凡制軍王六軍（疏經言王六軍詩常武文王言六師即六軍也然伍兩卒旅皆衆名易師衆云師貞丈人吉止言師者出兵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言衆舉中言之也次以師爲名謂卿行師從少以旅爲名謂君行師從之類）

葉氏時曰合六遂六鄉則可制十二軍有十二軍之衆僅制爲六軍可見先王之不盡民力也

李氏覲曰此則六鄉為六軍又按遂人職云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
康成謂遂之軍法如六鄉則六遂亦為六軍注疏謂天子六鄉六遂合有十二
軍而止六軍何也蓋六鄉為正軍六遂為副倅至于大國之三鄉三遂次國之
二鄉二遂小國之一鄉一遂莫不皆然但以王家迭用之則常六軍爾故止言
六軍此鄉遂
制軍之法

蕙田案葉氏以六軍用車五百一十二乘近
時沈君冠雲又謂一車百人一軍一百二十
五車六軍合七百五十乘不知六軍千乘古
之定制諸說皆無據不足信

漢書刑法志[啟]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藏干戈
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
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
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
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師古曰稅者田租也賦謂發賦斂財也稅以足食賦以
足兵

何氏曰成周之制兵籍具于司徒行征則屬之司馬
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卒旅軍師凡摠
甲而即戎者皆農也秉麾而馭衆者皆卿大夫也兵
無坐食之費將無握兵之權此先王之制所以為善
也

李氏曰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士不特選皆吾民也
將不改制即吾吏也有事則驅之于行陣事已則歸
之于田野無招收之煩而數不缺無廩給之費而食
自飽故曰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

詩大雅棫樸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常武整我六師
小雅瞻彼洛矣以作六師傅天子六軍疏一卿將一軍
書泰誓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

禮記王制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

蕙田案王制此段總論千里地方實數極明一里一井也十里一成也百里一同也千里一圻也明乎此可得軍賦之大凡故録于此

鄭康成地官載師注凡王畿内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

朱子曰郊地四同鄉遂井田在内甸地十二同公邑在内稍地二十同家邑在内縣地二十八同小都在内疆地三十六同大都在内甸地之外皆謂之野家

蕙田案鄭答趙商問釋臨碩難並以六師即六軍蓋對文則二千五百人爲師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散文則師軍通稱

孟子萬乘之國注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

漢書刑法志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

禮記坊記正義許慎五經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此大判言之尊卑相十之義其間委曲細別不同也

蕙田案天子畿方千里六鄉九等田六遂公邑都鄙各不同諸侯國中與野外亦不同故云其間委曲細別不同也

又案以上天子六軍之制

邑小都大都皆謂之都鄙

蕙田案朱子此條總舉王畿大數最佳但郊地四同只有六鄉在內遂不在內又其地爲溝洫不爲井田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鄭謂甸爲六遂餘地爲公邑不得以甸與遂爲二又甸稍縣都皆有公邑非單屬甸遂人云凡治野遂亦稱野則遠郊外皆謂之野非甸地之外爲野此數項皆朱子未定之論

又案葉氏禮經會元於王畿千里之圖王宮之南列近郊遠郊甸地稍地縣地疆地王宮之北列場圃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公邑家邑小都大都考場圃九等田即在遠郊內公邑即在甸地中稍縣疆即家邑小都大都皆謂之都鄙

周禮地官大司徒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注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疏大司徒主六鄉故令六鄉之內五家爲一比云云

鄭氏康成序官注六鄉地在遠郊之內則居四同鄭司農云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疏案司馬法王城百里爲遠郊于王城四面則方二百里開方之二二如四故云居四同言此者破賈馬六鄉之地在遠郊五十里內五十里外置六遂直六遂

蕙田案司馬法百里爲郊杜子春亦同此說見載師注又鄭衆說見尚書正義

又案蔡氏德晉謂比閭以五爲數族獨以四爲數者以用四則成百數復用五則奇零不

整齊也與訂義朱氏第三便著四數之說相發明極精

陳氏禮書詩曰邦畿千里春秋傳曰天子一圻周語曰規方千里以爲甸服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則天子畿內面各五百里中爲王城百里爲郊二百里爲邦甸三百里爲邦削四百里爲邦縣五百里爲邦都郊之內置六鄉七萬五千家而宅田士田賈田在近郊官田牛田牧田在遠郊任其餘地謂之郊以其與邑交故也一鄉五州二十五黨百二十五族五百閭二千五百比自比長下士以上其官三千五十六六鄉之官凡一萬八千三百三十六鄉官謂之鄉吏而其爵皆加遂一等然鄉之田法同於遂遂之軍法同於鄉

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汪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

為閭閭二十五家在軍五伍為兩兩二十五人四兩為卒卒者在鄉四閭為族族百家在軍四兩為卒卒百人五卒為旅旅者在鄉五族為黨黨五百家在軍五卒為旅旅五百人五旅為師者在鄉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在軍五旅為師師二千五百人五師為軍者在鄉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家在軍五師為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云鄉之田制與遂同者此經不見田制案遂人職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是遂制也故云鄉之田制與遂同鄭注遂人遂之軍法如六鄉以遂內不見軍法彼此各舉一邊互見為義

蕙田案說文四千人為軍今世俗本說文益非許慎之舊不足為據

陳氏傅良曰軍旅之法立於伍成於卒五人為伍則

手足耳目以相及不待徽幟可以別識不待旌旗可以指揮積而兩卒旅師軍手足耳目不相及而徽幟旌旗用焉故以兩爲卒縱橫皆兩其爲軍賦因此而已

鄭氏鍔曰說者謂五人爲伍則左右前後四人而一人居其中伍則二十五人矣兩兩相比則謂之兩二十五人縱橫皆五何以謂之兩耶蓋自二十五人而四之以爲卒則縱橫皆兩矣其法起于五人之伍故以兩名之

朱氏曰出軍之制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到第三便著一个四成一百人若又是五則成百二十五人便有奇零不整齊處

鄭氏鍔曰會卒伍以爲軍法宜屬大司馬而小司徒掌之何也蓋事不預備不可以應猝司馬主于用兵苟非司徒教之有素合之有法司馬一旦欲合而用之不可得矣

又曰遂人言貢賦師田政役與此先後不同何也小司徒會六鄉之民以爲卒伍軍法起于鄉故先言軍旅後及貢賦遂人治邦之野以供財用財用出于野爲多故先言貢賦後及師田

陳氏禮書先王之於家也既以五家爲比爲鄰積之至萬二千五百家爲鄉爲遂其於人也既以五人爲伍爲兩積之至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而又十家爲聯以聯其居十人爲聯以聯其事如此則居作相友戰守相衛有同心而無離德也管仲相齊使居則五家爲軌十軌爲里十里爲連十連爲鄉出則五人爲伍十伍爲戎十戎爲卒十卒爲旅蓋倣先王之遺制然也

高氏愈曰成周教民之法自比閭族黨始至管仲專以其法課軍政則親遜之風微矣秦法五戶爲伍十

伍爲什百户一里里有甲五里一鄙鄙有督十里一亭亭有長長有兩卒五亭一鄉鄉有牧之老游徼十亭曰聚聚有嗇夫十聚一縣縣有令丞尉蓋總計之以二百五十萬家爲一縣亦大略本周制而變之也

蒐田萊五伍爲兩一兩之中以一甲士領之三兩而成一乘故一乘甲士三人出步卒之領袖也

觀承案三兩而成一乘故一乘甲士三人出軍之制相配如此然案之田賦一甸共出一乘甲士止有三人蓋合四邱始出三甲則一邱固不能正出一甲也今如此配合則一甸當容四甲而合三甸便可多出一乘矣魯人作邱甲正是如此乃增賦之術也然甸出一乘雖止七十五人而又有炊家子等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則一車原有百人或者七十五人但舉甲士所領每一甲有二十五人而將重車之二十五人亦有一甲士在内但以爲副貳而正數不算故乎

高氏愈曰先王因教民之法即推之以定軍令而行於鄉遂達於都鄙且兼及於天下者也蓋比閭族黨州鄉部署一定則凡起軍旅由此作田役由此比追胥由此令貢賦由此凡同里合伍之民恩足相卹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如身使臂臂使指不召而來不趨而至何事不濟何功不成哉至管仲倣之以爲軌里連鄉之法而桓公以伯後世廢其法而民情渙散不可團結即以賦役一事言之或東家而與

西鄙爲朋南鄰而與北里爲伍以言其地則相遠而
徵召無從以言其人則異心而義同秦越無惑乎舉
動乖張牴牾百出而天下之事無一可爲矣

蕙田案以上六鄉出軍之制

地官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
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
之地（注）故書廛或作壇郊或爲高鄭司農云壇讀爲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賈田者吏爲縣官賣材與之田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賞田者賞賜之田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元謂廛里者若今之邑里居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圃樹果蓏之屬季秋于中爲場樊圃謂之園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曰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廛田百晦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廛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疏）司農云廛空地若空地何因下文有二十而稅乎後鄭以爲民居之區域與孟子五畝之宅及遂人夫一廛一物解之也士相見禮致仕者有宅在國宅在野依彼解之司農云士田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禮記士之子不免農大夫之子免農矣故後鄭破士爲仕依孟子圭田解之王制圭田無征復是殷法司農云賈田吏爲縣官賣財與之田依周禮內賈人皆仕在官府史之屬受祿公家何得復受田乎故後鄭以爲賈人家所受田司農云官田公家所耕田下文云近郊十一皆據此士官田等若是公家所耕何得有稅故後鄭以爲府史等所受田也司農云牛田以養公家牛若養公家牛何得下文有稅故後鄭謂牛人家田也司農云賞田賞賜之田即夏官司勳云賞地一也故從之牧田司農意即牧人掌牧六牲者也若是則公家放牧地何得下文有稅故後鄭亦云牧人家田也云遠郊內地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者以遠郊百里內置六鄉四面相距二百里二二而四故四同每同九萬夫四九三十六故三十六萬夫之地據畿內千里山陵之等三分去一更據四同之內山陵之等三分去一餘二十四萬夫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據二十四萬夫除十五萬夫餘九萬夫也廛里已下九者雖未必各整萬家以大抵九者各爲萬家解之據整數而言耳其中亦有不易一易再易相通而各受一夫焉云半農人者農人初通各受二夫之地此受一夫故云半農人也總計六鄉七萬五千家此九者二夫爲一夫九萬爲四萬五千四萬五千添七萬五千爲十二萬夫據實受地定數也

蕙田案此段於國中四同之地推算最精

觀承案此條鄭氏但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算一夫而受二夫之地尚未有另立治溝洫之

夫不出稅之說也古者寓兵於農兵尚即在農內安得農夫治田出稅之外另有治溝洫不出稅之夫乎後來既立都水使者因別有治河之夫康成乃以此擬古者井田之法別有治溝洫之夫此與以口率出錢解三代田賦者何異其辨另詳於後

蕙田案以上廛里以下九等田地官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五家爲鄰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縣五縣爲遂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注）鄰里酇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異其名者示相變耳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彼此相如細論之仍有小異以六鄉上劑致民六遂下劑致甿六鄉上地無萊六遂上地有萊也

陳氏禮書邦甸之內置六遂七萬五千家而公邑任其餘地謂之甸以甸法在是故也邦甸亦謂之州司馬法二百里曰州是也一遂五縣二十五鄙百二十五鄭五百里二千五百鄰自里宰下士以上其官六百五十六六遂之官凡三千九百三十六

蕙田案甸地十二同每同九萬夫共一百八萬夫之地載師注云甸稍縣都合呂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鄭志答張逸問云六鄉之民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相通三夫六百畝之民上地家百畝菜五

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相通三夫六百五十畝又云三分去一之法十八當餘十二遂地以有五十畝萊于三分去一乃得十三據此則甸地共十二同內六遂二同五十成二十二萬五千夫十八分而去五得十六萬二千五百夫六遂七萬五千家康成云異其名示相變耳鄰里鄰鄙縣遂猶比閭族黨州鄉也則六遂七萬五千家通率六家而受十三夫則受此十六萬二千五百夫之地也下劑致甿可得十五萬人但內應除去治溝洫若干因無法見經故出賦之夫亦未可定舉其大略亦可見矣

又案以上六遂出夫之制

禮記坊記正義據司馬法之文諸侯車甲馬牛皆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衆七十五人則遣出車一乘甲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蓋皆是國家所給故周禮巾車職毀折入齎于職幣又周禮質人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又司兵職云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

春秋作邱甲孔穎達正義長轂馬牛甲兵戈楯皆一甸之民同共此物若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家所共知者以一鄉出一軍則是家出一人其物不可私備故也

蕙田案鄉遂出軍無法見於經注惟正義有此二條所說民共車馬甲兵之屬者孔祇就邦國而言則天子畿內都鄙可知國家共車

馬甲兵之屬者孔祇就鄉遂而言則墾里九等田及公邑可知又小雅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爾雅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郭景純云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也若依此解則牧外之民出車而毛傳解爲出車就馬于牧地知車爲國家所共非近郊遠郊之民所共矣

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

注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城郭之宅曰室以其室數制之謂制邱甸之屬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

疏公在大都卿在小都大夫在家邑其親王子弟與公同在大都次疏者與卿同在小都次更疏者與大夫同在家邑故總之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也

陳氏禮書都鄙以處子弟公卿大夫而其外有封疆溝樹之固其內有城郭市朝社稷宗廟之別使之朝夕洎事王朝而退食於家其家不出王城而都鄙乃在三百里以至五百里內此猶民之墾里在國而授田在鄉也

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甿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甿地

陳氏禮書家削之地所以封大夫與王子弟之尤疏者謂之削以其削于縣都故也邦縣之地所以封卿與王子弟之疏者以其係于上故也邦都之地所以封三公與子弟之親者謂之都以其有邑都故也邦縣亦謂之都載師所謂小都是也邦都亦謂之甿載師所謂小都是也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

數也亦容不易者多云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者一井之內地有九夫假令盡是上地不易家有百畝中一夫入于公四畔八夫家治百畝尚無九夫所治況其中或有一易再易所取數更少今鄭云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鄭據地有九夫而言非謂有九家合乃成其事耳云甸讀如衷甸之甸者衷十七年衛侯為虎幄于藉圃成求令名者與之食太子請使良夫乘衷甸兩牡而至引之証甸得為乘之義云甸方八里云者匠人云成方十里此言四邱為甸甸與成其實一也故鄭覆解成與甸相表裏之意云積百井九百夫者但一成之內方十里開方之得百井井有九夫故云九百夫云其中六十四井五百夫者此就甸方八里而言八里之內開方之八八六十四故云六十四井井有九夫故五百七十六夫井稅一夫故云出田稅云三十六井二百二十四夫治洫者此據甸方八里之外四面加一里為成而言成有百井中六八里除六十四井餘有三十六井井有九夫故三百二十四夫治洫不使稅鄭言此者見經四邱為甸據實出稅而言故不言成也若然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四尺深四尺方十里為成成間有洫廣八尺深八尺治溝洫者皆不出稅獨言治洫者據外而言其實治溝亦不出稅總在六十四井之內以洫言之矣云四甸為縣方二十里者甸方八里縣應方十六里云方二十里據通治洫旁加一里為成而言云四縣為都方四十里者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故方四十里云四都方八十里者自此以上並據通治洫而言云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者案匠人方百里為同百里為一同者就匠人為同解之云積萬井九萬夫者據百里開方而言百里者縱橫各百一行方一里者百百行故萬井一井有九夫故有九萬夫云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四甸為縣縣方十六里四縣為都都方三十二里四都方六十四井井有九夫六十四井六十四里一截為六十四井井有六十四夫四千九十六井計得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是實出田稅者云二千三百四井二萬加一里為成是不出稅治洫之夫而言之也從四成積為一縣縣方二十里四縣

令貢賦 注此謂造都鄙也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皐者也元謂隰皐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邑邱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為除水害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邱方四里四邱為甸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一萬七百二十六夫治澮井田之法備于一同今止于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于王地事謂農牧衡虞也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十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士千人徒二千人 疏都鄙三等采地是也云井牧其田野者井方一里兼言牧地次田二牧當上地一井授民田之時上地不易家百畝中地一易家二百畝下地再易家三百畝通率二家受六夫之地與牧地同故云井牧其田野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為成今不言十里成而言八里甸據實出稅者而言四甸為縣縣方十六里四縣為都都方三十二里引春秋者襄公二十五年楚為拖書土田之事井衍沃者下湿曰隰近皐澤之地夏后少康云哀公元年左氏傳言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地以上中下為率者以為其成方十里九百夫之地一旅五百夫故知是通率之法正應四百五十人言一旅舉成

為都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開方之縱橫各一里一截為八十截一行八十井八八六十四為六千四百井就裏除四千九十六井其餘二千三百四井在井有九夫二千三百四井為二萬七千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此據四成為縣縣方二十里二十里更加五里即為大夫家邑也縣方二十五里四縣是小都五十里是六鄉之采地四都為方百里一同即為三公王子母弟之大都也但據百里開方之即為萬井就萬井之勺除去六千四百井其餘三千六百井在井有九夫則為三萬二千四百夫不出稅使之治澮云井田之法備于一同者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是井田之法備于一同也云今止于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者解此四縣為都據小都五十里而言是止于都也以其采地食者皆四之一稅入天子故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也云其制三等者謂家邑小都大都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者百里國謂大都也四都謂方五十里者四小都成一大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餘三都留自入云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于王者五十里之國謂小都一縣田稅入于王餘三縣留自入云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稅入于王其餘三甸留自入王者二十五里之國謂家邑也四甸之中以一甸之稅入于王者而言四縣為都是大都亦據一都稅入于王者而言故鄭具言此者欲見四郊為甸是家邑據稅于王者而言故鄭云井田之法備于一同今止于都者采地之稅四之一故以此解之司馬法者齊景公時大夫穰苴作言晦百為夫謂一夫所受之地方百步夫三為屋屋具也其出穀稅屋三為井者謂九夫為井似井字云井十為通者據一成之內一里一截縱橫各十截為行一行十井十行據一成一畔通頭故名井十為一通通為匹馬者十井之內井有九夫十井為九十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去一惟有六十夫地在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十夫受六十夫地惟三十家使出馬一匹故云通為匹馬云士一人徒二人者三十家出三人士謂甲士徒謂步卒云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者一成之內有十通言三百家亦如前通率法一成內地有九百夫宮室塗巷三分去一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故一成惟有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謂大子

畿內采地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云十成為終者謂同方百里之內十里一截為縱橫各十截為十行行別十成言十成為終據同一畔終頭而言云終千井者終十成成百井故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云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者萬井也云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者所計皆如上一成為法其餘可知

鄭氏鍔曰井牧者可耕之地則為井田隰皐之地則令畜牧而井田之受于畜之地則為牧養之區各相其地所宜而已

蔡氏德晉曰井牧者衍沃之地則為井田墝埆之地則為井田之制可民亦視其地之上中下而加萊田當其休不耕之田亦以為畜牧之用如大司徒及遂人職所云也

蒐田案鄭氏以牧為畜牧王次點亦云然蓋未檢左傳之故蔡氏信之非也

賈公彥冬官匠人正義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者司馬法有二法有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又有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言甸者據實出稅者而言云成者據通治溝洫而說為有二種故鄭細分之計之八里為甸出甸稅緣邊一

里并之則二里治洫以成間有洫故使共治洫也云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者此據小司徒而言彼經四縣爲都注云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今言六十四成者據出田稅者言之故云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也

〔朱子語類〕問旁加一里之説是否曰如此方得數相合亦不見其所據今且大槩依他如此説

蕙田案畿内三等都鄙封國之數王制云天子之縣内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康成以爲夏制注大司徒引之亦云此夏時采地之數周則未聞又王制云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又云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共一千六百八十國注皆云殷制故正義以爲殷畿内亦九十三國又案書洛誥傳云天下諸侯入來進受命于周退見文武之廟者千七百七十三注云八州州立二百一十國畿内九十三國是三代同也

又案其所封之人共包十種畺内大國九凡三種三公之田三致仕者副之三王子弟三縣内次國二十一凡四種卿之田六致仕者副之六三孤之田三王子弟六稍内小國六十三凡三種大夫之田二十七致仕者副之二十七王子弟九並見王制鄭注正義以爲有致仕者副之者以在朝既有正田今既致

仕不可仍食采邑身又見存不可無地故公
卿大夫皆有致仕副邑三孤田不副者自上
差之三公之外其餘有三卿之外其餘有六
大夫之外其餘有九皆以次相三若三孤有
致仕之副則卿與公同其餘三非差次且三
公雖無正職猶列於官參六卿之事故司徒
云鄉老二鄉則公一人三孤則無職但佐公
論道在朝在家其事一等故無致仕之副其
封王子弟者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
又周禮有都宗人家宗人祭祀皆致福于王
是也但王子弟有同母異母親疎之異親寵
者與三公同平常者與六卿同疎遠者與大
夫同以上所說據鄭皆以爲夏制載師云以

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
都之田任畺地注云家邑大夫采地小都卿
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是周與夏制合又鄭
注大司徒都鄙亦兼王子弟公卿大夫言之
賈公彥以爲親王子弟在大都次疎者在小
都次更疎者在家邑與孔說合惟不言致仕
者及三孤耳疑亦當同也殷制未聞

又案其封國大小之數夏制已見上鄭注甚
明殷蓋因夏正義泥鄭氏尚書注萬國之數
四百國在畿內因謂夏畿內國皆方五十里
殷畿內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一五
十里之國六十三與夏不同案王制前後有
兩天子縣內文前云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

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
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胙其餘
以禄士以爲閑田後云天子之縣内方千里
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
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
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
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
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
餘方百里者六十四六十里者九十六二文
數適相符禄士閑田二句後文無之互相備
也鄭於前文既以唐虞稱服殷周稱畿此稱
縣内定爲夏制而正義又創爲夏畿内皆五
十里之説自相違反殊失其旨其周制之大
小則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
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是謂
大國百里次國五十里小國二十五里崔氏
亦同此説
又案七十里與五十里五十里與二十五里
疑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
百畝而徹之例名雖不同其實一也　又方
百里者九十一則爲方十里者凡九千一百
以方七十里者一則爲方十里者凡九千一百
之封方七十里者一則爲方十里者四十九計
得一千二十九其餘存爲方十里者凡八千
七十一適八十同七十一成也以下準前法
計之可得

又案孟子說周室班爵祿公侯皆方百里伯
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
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康成注王制
則以此爲夏制而周則大都百里小都五十
里家邑二十五里且周禮三等采地士不在
內王制所謂元士不與又謂其餘以爲祿士
者是也孟子顧以元士受地爲與子男同亦
不合其言曰軻也嘗聞其略則爲傳聞約略
之詞可知

又案小司徒注二千三百四井一萬七百三
十六夫一萬應作二萬明南北國子監本福
建本嵩山葛氏常熟毛氏本皆誤檢疏正作
二萬是也若作一萬則共只八萬夫與上九
萬夫不合若云除去公田不應上下出稅治
澮皆不除獨於此治洫一條除去也其誤明
矣

又案或疑服虔注春秋傳引司馬法甸六十
四井出長轂一乘是專以乘爲甸出矣鄭信
南山箋甸方八里在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
兵車一乘其說似有異同者恐治溝洫之夫
但不出田稅未必不出車賦也謹案坊記注
云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
玩其中二字甚分明固無可疑

又案或又疑司馬法通爲匹馬成出革車一
乘云云定爲十家出一人三百家出一乘此
但據三分去一及一家受二夫兩法而言其

一成之内尚有治洫之夫一同之内尚有治洫之夫並未除去而賈氏疏竟未之及何也謹案三分去一之法凡古人論田制舉其大略者皆以此爲例其有曲別分析者皆不用此例王制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此舉其大略者也載師注云凡王畿内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此亦舉其大略也與王制合也至于三分去一之外又有二法一是二而當一法一是除去治溝洫討算法二者古人徃徃偏據一端言之今詳論如左小司徒注成

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同萬井九萬夫其中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此法除去治溝洫矣却並非二而當一所引司馬法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法二而當一矣却並無治溝洫在内若據小司徒注而以二而當一法計之則所謂成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之地實二百八十八家受之其治洫者

三百二十四夫之地實一百六十二家受之
同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之地照加公田之數算實
一萬八千四百三十二家受之其治洫者二
萬七百三十六夫之地同上實一萬三百六十
八家受之治澮者三萬二千四百夫之地同上
實一萬六千二百家受之也若據司馬法而
以除去溝洫法計之則所謂成百井三百家
者實一百九十二家出稅應除一百八家治
洫同萬井三萬家者實一萬二千二百八十
八家出稅照加公田之數算應除去六千九百一十二
家治洫一萬八百家治澮也考之經注本無
所爲十家出一人之說賈疏所云三十家出
三人者亦是據大較而言未爲細加分析耳

安得謂治洫澮之夫不在此三百家三萬家
內耶又案夫之名雖從人起若從田制而言
夫則皆指地言故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
爲夫之夫指地而言也五家爲比之家指人
家而言也鄭所謂成五百七十六夫出稅者
謂五百七十六夫之地耳非謂有若干人家
司馬法成三百家者謂人家耳非謂三百夫
之地賈疏言三十家出三人不言三十夫出
三人安得謂家即是夫而其中無治溝洫乎
惟小司徒云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族師
鄉大夫遂人遂師之夫家則夫指男家指女
鄭鍔亦以夫指地家指人爲謬耳又案詩正
義哀元年左傳說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

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也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上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此條用二而當一却不除去溝洫正司馬法出賦與治溝洫合言之明証又案鄭所謂成百井同萬井指井牧而言山林之等先已除去故無三分去一司馬法所謂成百井同萬井舉大略而言山林之等亦在其内故三分去一又案鄭遂人注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案六遂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故賈申其意云去山林等其餘如此者皆大判而言之耳是以田之法一成九百夫亦三

分去一以其餘通計出稅故每云三百家也賈正指小司徒注所引司馬法以爲大判而言

又案三分去一之説何以謂大略則然細別則否也賈公彦申鄭載師注之義云洛邑千里之中山林之等多于平地而鄭以三分去一據大較而言也又云邦畿千里唯民所止若東都地中東面雖有平地至于三面山林雜有今鄭所計雖三分去一豈有二分平土乎但鄭欲以開悟後人聊以整數爲算法耳據賈此言知大略則然是以許慎五經異義左氏説云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

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賦法積四十五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

四萬井班氏之說與許叔重合玩此二說蓋見賈疏之精細若據三分去一則方十里百井之內應除去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井三夫方千里百萬井之內應除去六井一斫除三十六萬井則是多于三分之一賈疏所謂山林多于平地也但因此數適與鄭小司徒注一成內出稅治溝洫之數相同孔頴達恐人不明其異或反誤認爲一故又申論許慎之意云如異義說則方十里凡百井三十六井爲山川坑岸六十四井爲平地出稅案鄭注小司徒成方十里緣邊一里治爲溝洫則三十六井其餘方八里爲甸六十四井出田稅與異義不同者異義所云通山林藪澤九等而言之鄭注小司徒者據衍沃平地而言之所以不同也賈載師疏亦云山林川澤溝瀆等此溝非田

間廣深四尺之溝直是通水之溝耳此孔與賈合也孔云據衍沃平地而言之不云據井牧而言之者小司徒注不用二而當一言之耳孔又申許慎意云異義九等者據大略國中有山林至衍沃之等言之周禮九等者據授民地肥瘠有九等與異義不同也（大司徒小司徒遂人大司馬俱有三等每等各分為三故九等）尚書禹貢注云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所以又有此九等者以禹貢九州有上中下九等出沒不同故以井田計之以一州當一井假令冀州上上出九百萬夫之稅兗州下下出一百萬夫之稅是九州大較相比如此非謂冀州之民皆出上上兗州之民皆出下下與周禮九等又不同也益左傳九等周禮九等禹貢九等各自不同潁達之辨悉矣

又案或疑治溝洫與出稅之夫若就一成言之則出稅多治洫少如就一同言之則治澮洫者反多於出稅者推算之法殊未盡一假如一同九萬夫其出稅者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如其地止九十成以一成六十四井出稅之率推之則出稅者乃五萬一千八百四十夫是為九十成出稅之夫反多於一同出稅之夫矣謹案匠人廣尺深尺謂之畎遂廣深皆二尺溝廣深皆四尺洫廣深皆八尺

溝則廣二尋深二仞王肅依小爾雅四尺曰仞深二仞八尺與廣二尋不類趙岐注孟子孔安國書傳並八尺曰仞鄭注儀禮包咸注論語並七尺曰仞宜以鄭說爲正詩噫嘻正義溝廣丈六尺深丈四尺蓋從鄭說祭義築養蠶宮墻仞有三尺爲墻高丈故仞七尺也溝廣二尋已倍于洫（孟子疏十丈曰尋又與深二仞不類）其深減二尺不及倍變通之法也古一尺大致合今六寸溝廣二尋合今九尺六寸幾一丈深二仞合今八尺四寸幾九尺周繞一同則其長四百里以三萬二千四百夫治之每一里八十一夫洫廣深皆八尺合今四尺八寸幾五尺居溝七之二周繞一成則其長四十里以三百二十四夫治之每十里八十一夫溝之廣深方積較洫不啻三倍幾四倍（七之二乃三倍奇也）而除夫地差及十倍者水大且深則岸旁易損壞而施功難溝深合今尺約九尺脩築開鑿之功多洫深合今尺約五尺雖有損壞較之溝自當差十倍脩築開鑿之功已少井田之法成間有洫同間有溝滿一同然後有澮繞之則未滿一同但有洫無溝當其未滿一同但就成算則使三百二十四夫治洫當其既滿一同則分出稅之夫以治洫分治洫之夫以治溝是同中出稅治洫之夫亦即成中專出稅不治洫之夫也此二法宜通融而參之者亦不當但執一成以爲定法也至成中出稅

之夫多于治洫以洫之人功少同中出稅之
夫少于治澮以澮之人功多但當各就一成
一同中計算今云九十成出稅之夫反多于
一同出稅之夫不知九十成中治洫者少則
自當出稅者多一同中治澮者多則自當出
稅者少非九十成之民受田少出稅獨多一
同之民受田多出稅獨少也此二法宜分晰
而言之者也不當混爲一以相比較也如執
一成爲定法九百夫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則
必同中亦有洫無澮然後可何也依一成例
九萬夫中使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洫是矣今
既添出一澮澮之廣深又倍洫而仍欲使三
萬二千四百夫治之則是欲使治洫之民兼

治澮矣其可通乎故不得不于出稅中抽出
一萬二千七十二夫治洫此出稅所以少也
或人之疑非是又案同除三千六百井三萬
二千四百夫治澮計三十六成夫地此三十
六成緣邊一面即澮內三面有洫較每成除
夫甩治洫之法三而殺一當以八千七百四
十八夫治洫此三十六成之洫二萬三千六百
五十二夫治澮則其治澮也每十里約五百
九十夫每一里約六十夫其治洫也每十里
八十一夫每一里約八夫蓋相差七倍有半
無十倍鄭注不細推及此者以緣邊三十六
成既俱不出稅則同力合作以治澮治洫今
計其差數不妨區分算之於法本不區分也

或又疑都鄙既盡井則一成百井內有公田百夫司馬法亦未除去而賈氏亦不及何也

案賈云一井中爲公田八夫家治百畝則無九夫鄭據九百畝而言故每云九夫爲井耳小司徒注俱是連公田言之不除去也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稅如除公田則宜除七井一百畝存五十六井八百畝除六十四夫存五百一十二夫矣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如除公田則宜除四井存三十二井除三十六夫存二百八十八夫矣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稅如除公田則宜除五百五十一井存三千六百四十五井除四千九十六夫存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夫矣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二夫治洫如除公田則宜除二百五十六井存二千四十八井除二千三百四夫存一萬八千四百三十二夫矣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若除公田則宜除四百井存三千二百井除三千六百夫存二萬八千八百夫矣惟其皆合公田言之故司馬法亦合言之也蓋公田即是所出之稅除去則惟存私田稅何從出乎

又案三等采地規制既明今再爲逐節推算稍地共二十同二十萬井內封二十五里之國六十有三每國六百二十五井計三同九十三成七十五井內十八分而去五應除去

一同九成三十七井四百五十畝存二同十八萬夫
八十四成七萬五千六百夫三十七井三百十二夫四百五十
畝四夫及半夫之地其現存內滿同者除去治洫治澮
十萬六千二百七十二夫存七萬三千七百
二十八夫滿成者除去二萬七千二百一十
六夫存四萬八千三百八十四夫其不滿一
成者不開除三項共存十二萬二千四百四
十九夫及半夫之地以六家受十三夫之例
推之計五萬六千五百一十四家受十二萬
二千四百四十七夫之地仍有二夫及半夫
之地每一家受二夫六分夫之一以半夫之地化作三分除去一分仍存二分是爲六分夫之二即三分夫之一也又
得一家仍餘三分夫之一縣地共二十八同
二十八萬井內封五十里之國二十有一每

國二千五百井共五同二十五成內十八分
而去五應除去一同四十五成八十井三百
畝存三同二十七萬夫七十九成七萬一千一百夫一十九井
十二夫六百畝六夫其現存內滿同者除去治洫
治澮十五萬九千四百八夫存十一萬五百
九十二夫滿成者除去治洫二萬五千五百
九十六夫存四萬五千五百四夫其不滿一
成者不開除三項共存十五萬六千二百七
十三夫以六家受十三夫之例推之計七萬
二千一百二十六家受十五萬六千二百七
十三夫之地恰盡都地共三十六同三十六
萬井內封百里之國九每國萬井共九同內
十八分而去五應除去二同五十成存六同

五十四萬夫五十成四萬五千夫其現存內滿同者除去治
洫治澮三十一萬九千一十六夫存二十二
萬一千一百八十四夫滿成者除去治洫一
萬六千二百夫存二萬八千八百夫兩項共
存二十四萬九千九百八十四夫以六家受
十三夫之例推之計十一萬五千三百七十
四家受二十四萬九千九百七十七夫之地
仍餘七夫之地三家則餘半夫之地四家則不足一夫三分夫之二凡滿同
去存之例每萬夫去五千九百有四存四千
有九十六每五千夫去二千九百五十二存
二千有四十八每二千五百夫去一千四百
七十六存一千有二十四每千二百五十夫
去七百三十八存五百一十二每六百二十
五夫去三百六十九存二百五十六去多於
存滿成去存之例每百夫去三十六存六十
四每五十夫去十八存三十二每二十五夫
去九存十六每十二夫及半夫之地去四夫
及半夫之地存八夫存多於去其未滿一成
而以井計者何以不除賈小司徒正義云方
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四尺深四尺方十里
爲成成間有洫洫廣八尺深八尺治溝洫者皆
不出稅獨言治洫者據外而言其實治溝亦
不出稅總在六十四井之內以洫言之矣今
案洫廣深比澮減三倍奇則除夫地減至十
倍溝廣深較洫又減半水小而淺岸旁無甚
損壞而施功易較洫又當差百倍脩築開鑿

之功甚微不必開除夫地治之矣小司徒注匠人注互相備匠人注云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蓋即令出稅者治溝不出稅之法賈公彥之言非也出賦稅治溝遂農民之本務也大爲澮洫以利民又念其施功之難而除夫地治之故有治澮洫不出稅之法先王愛民之至意也溝則無事此鄭注至精非有所闕又案據司馬法同三萬家除去治洫澮存一萬二千二百八十八家出三千人計四家又十之一出一人凡滿同者皆以此爲例（亦可云六十家出一千人）成三百家除去治洫存一百九十二家出三十人計六家又十之四出一人凡滿成者皆以此爲例（亦可云四千九地既已逐節算明再爲細推出賦實數稍滿同七萬三千七百二十八夫以六家受十三夫算（下倣此）計三萬四千二十八家受之餘十三之四爲地三十一家受之餘十三之一爲地人半滿成四萬八千三百八十四夫計二萬二千三百三十一家受之餘十三之一爲地八畝弱依上例出三千四百八十九人五之一強不滿成者共三百三十三夫四夫及半夫之地計一百五十五家受之餘十三之十爲地七十七畝弱亦依滿成例出二十四人奇縣滿同十一萬五百九十二夫計五萬一千四十二家受之餘十三之六爲地四十六

畝奇依上例出一萬二千四百六十一人奇
滿成四萬五千五百四夫計二萬一千有一
家受之餘十三之十一爲地八十五畝弱依
上例出三千二百八十一人奇不滿成者共
一百七十夫計八十一家受之餘十三之九
爲地七十畝弱亦依滿成例出一十三人
弱都滿同二十二萬一千一百八十四夫計
十萬二千八十四家受之餘十三之十二爲
地九十二畝奇依上例出二萬四千九百二
十三人弱滿成二萬八千八百夫計一萬三
千二百九十二家受之餘十三之四爲地三
十畝奇依上例出二千七十七人弱以上通
共約可出五萬四千五百七十七人以一車

士卒七十五人推之得車七百二十七乘尚
餘五十二人有餘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計
之得四軍尚餘四千五百七十七人
又案同之民四家又十之一出一人其役稍
重成之民六家又十之四出一人其役較輕
所以不同者蓋同中除治澮者多成中除治
洫者少澮洫之功雖倍洫寃之洫澮所以爲民
軍賦所以奉上故又以此均之
又案同一萬二千八十八家出車百乘
計一百二十二家出一乘則一萬二千二百
家已可出百乘尚餘八十八家約一百二十
二家又百分之八十八出一乘凡滿同者皆
以此爲例成一百九十二家出車一乘凡滿

成者皆以此為例今再為逐節推之稍滿同
三萬四千二十八家可出二百七十六乘又
十之九稍滿成二萬二千三百三十一家可
出一百十六乘又十之三稍不滿成一百五
十五家計一乘尚少三十七家僅十之八縣
滿同五萬一千四十二家可出四百十六乘
又十之九縣滿成二萬一千一家可出一百
十三乘又十之一分七縣不滿成八十一家
計一乘尚少一百七家僅十之四都滿同十
萬二千八十四家可出八百三十乘又十之
七都滿成一萬三千二百九十二家可出一
百十六乘又十之六以上通共得一千八百
六十七乘其畸零者又約得四乘十之七約

三等都鄙所出士卒人數僅得七百二十七
乘而所出車有如此則車多而人少孔頴達
云鄉遂皆但出人而不出車車並國家所給
然則都鄙之車既有贏餘其必通融給用可
知

王氏與之曰鄭氏以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
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二百二十四夫治洫四都方八
十里旁加二十里乃得方百里為同積萬井九萬夫其中四千九十六井三萬
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
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縱橫二百里為方二十里旁加二十里乃得方百
縣為都皆以四數之言田之實數司馬法曰井十為通至終十為同皆以十數
之兼山川城郭而言小司徒四邱為甸即司馬法通十為成甸六十四井而成
百井者其三十六井為山川城郭也小司徒四都之地即司馬法一同之地四
都方八十里止六千四百井而同乃萬井者其三千六百井為山川城郭也大
約小司徒之法比司馬法皆是三分之二實地鄭旁加之說其算法則是但不
必謂旁加之
人專治溝洫

陳氏傅良曰溝洫之事歲歲有之而軍賦不常
有若專以某人治溝洫某人出軍賦則不均矣

觀承案小司徒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

邱四邱爲甸方八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方
八十里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方十里爲成
方百里爲同漢志小司馬之法方一里爲井
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
爲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方千里是
漢志與小司徒異而與匠人同也是以司馬
法有二法有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之說與
小司徒合有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之說與
匠人合是二法不同然其實亦無二所謂甸
方八里者去旁加一里而言成方十里者合
旁加一里而言耳旁加一里者或謂是三分
去一之法古來論田制皆以三分去一爲算
王制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有山陵川
澤溝塗城郭宮室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載師注云王畿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
地也三分去一餘亦六百萬夫此其大略也
然方八里方十里之田制已除去山陵川澤
溝塗城郭宮室之不爲田者而言安得又於
此三分而去一乎於是三分去一之外又鑿
爲除去治溝洫夫不出稅之法則更不合於
理矣古者寓兵於農比閭族黨州鄉之農即
是伍兩卒旅師軍之衆耳農之外未嘗有兵
安得助耕出稅之農之外又有治溝洫不出
稅之夫乎蓋耕田與治溝洫本是一體之事
溝洫既定農夫於耕耘之暇時加修理之足
矣必不另設爲治溝洫之夫也或者知其不

可而專以井牧二而當一之法解之庶幾近似而亦未明也夫井田之制既以八家同井井九百畝若以二而當一則同井止得四家而非八家或一井當有千八百畝而非九百畝矣奇零參差不將紊亂畫井分疆之良法也哉是不知甸方八里與成方十里者本無二法蓋方八里爲田六十四井者專指其井田常制而言方十里爲成之田得百井者兼指其旁加一里之通法而言也則所謂三分去一者亦當指此旁加之一里耳蓋方八里爲田六十四井旁加一里即四面合爲方十里又得四九三十六井是六十四井者三分所占之二三十六井者即三分所去之一也

此三十六井包於六十四井之外井邑邱甸中之溝洫正灌注匯流於其間其田不甚肥美即史記所謂汙邪衍窶之地而已則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與遂人所謂上地百畝之外萊五十畝中地萊百畝下地萊二百畝大司馬所謂上地食者三之二中地食者三之一亦當指此而言耳蓋但據其畝數均算以饒與瘠地之民不必截方成井如是則中間之六十四井乃上地旁加於百畝常制之外或二而當一三而當一以準上地百畝之常則謂三分去一者專計甸

中之井而去旁加之一里而旁加一里之說
乃實有據而經文不易一易再易萊五十畝
百畝二百畝可食者半與三之二三之一者
皆觸處而可通矣惟康成治溝洫夫不出稅
之說則斷乎其不可信也

蕙田案鄭賈以甸方八里成方十里二數不
同故分實出稅治溝洫二種其說甚詳余既
爲疏釋矣方氏從王次點陳君舉以鄭說爲
非似更直截並存之以俟考訂者

詩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箋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疏甸字既訓爲治又音爲乘韓奕箋云禹甸之者決除其灾使成平田是以治爲義地官小司徒四邱爲甸注云甸之言乘也稍人掌邱乘之政令注云邱乘四邱爲甸與維禹隩之隩同郊特牲邱乘共其粢盛注云甸或謂之乘以其于車賦出長轂一乘是以乘爲義如六十四井爲甸者小司徒云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如數計之邱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爲井計之則邑方二里邱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又解方八里名爲甸之意以其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故謂之甸甸乘也十里爲成冬官匠人文也知甸居一成中者以匠人既云十里爲成即云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當甸在其中傍一里以治洫也論語注引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昇據成方十里出車一乘也成元年左傳服注引司馬法云四邑爲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是據甸方八里出車一乘也二者事得相通故各據一焉

陳氏禮書古者或以甸爲乘或以乘爲甸以甸爲乘稍人掌邱乘之政令禮記惟社邱乘粢盛是也以乘爲甸春秋衛良夫乘衷甸兩牡是也蓋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

周禮地官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注邱乘四邱爲甸甸讀與維禹隩之隩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者由甸出車一乘故改也）

蕙田案王氏曰邱之政令司徒所掌乘之政令司馬所掌邱言其地乘言其賦所謂同則

邱之地也所謂徒役輦輦蚕車則乘賦也不知軍賦之法從四邱爲甸甸出長轂一乘而起故云邱乘鄭云舉中言之者得之王氏以邱爲同以乘爲一切士徒其説非是

王氏應電曰井邑邱甸縣都出兵之法此但言邱乘者以邱出馬一匹四邱出車一乘井邑之兵自此成縣都之兵由此始故舉以爲名令之治其賦也

蕙田案葉氏時禮經會元不信稍人邱乘即爲邱甸改爲邱十有六井百四十四家共出車一乘不知使邱出甸賦者此正魯人作邱甲之事變亂周制者也葉氏以之解經謬矣

又案以上三等采地

右出軍之制上

淮陰吳玉搢校字